特56
15

增注十六史略定本

藤澤南岳增注

七

宋疆域圖

宋汴京ニ都シ至道末十五路ニ分テ天下ヲ制ス天聖中十八ト シ元豐中又二十三ト析ツ南宗ハ臨安ニ都シ淮以南ノ三版圖ニ入ル

凡例

京路　州　郡

兵制
禁兵者、天子之衛
兵也、殿前侍衛二
司總之、最精銳者、
從駕騎軍、諸班直
是諸道本指揮分
隸前後左右軍、號
為上軍、皇城司、駐泊
捕收司、三衙所統
皆屯京師、備在
戍邊外者、非也。

增註十八史略定本卷之七

盧陵　曾先之　編修

大日本　謫岐藤澤南岳　增註

宋

哲宗皇帝名煦。初名傭、神宗第二子。

初為延安郡王。神宗大漸。漸進也。書顧命。疾大漸。立為太子。先是蔡確遣舍人邢恕、字和叔。唐人。分侍左右。掌獻納四方之書。邀高公繪太后意。言延安冲幼。岐嘉皆賢。王也。岐王名顥。嘉王名頵。共英宗之子。陳注為哲宗兄。公繪懼曰。公欲禍吾家。盍去恕包藏禍心。又謂太后與王珪表裏。欲捨延安而立子顥。字仲明。英宗之子。即岐王。陳註謬矣。賴己及章惇蔡確。得無變。且播其說於士大夫間矣。播、傳播也。神宗崩

結訓練以爲防守之兵也其名不一曰陝西保毅周舊制
蕃兵者具籍蜜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離之兵也西北邊羌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熟户餘謂之生户
隸兵者熙寧變募兵之新制也太祖懲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邊立更戍兵使往來道路習勤苦均勞逸故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惰
募兵起於

太子即位甫十歲太皇太后同聽政寧中太后已嘗流涕爲神宗言安石變法不便既垂簾知天下歎苦日久首罷東京西路保馬罷京東西物貨場罷諸州鑄錢罷市易抵當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一分每月更加罰錢百一分之二今罷之罷汴河堤岸司地課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及所放市易常平免役科息錢罷在京免行錢先是涼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頗有倍折神宗時呂嘉問奏衆行願出免行錢從之至是罷之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教等官罷方田等皆從中出大臣不與自太祖出○王珪卒蔡確韓縝汝序列傳。爲左右僕射章惇知樞密院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司馬君實走卒伍伯之類也神宗分遣赴闕入臨臨一哭之一臨衛士望見以

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伐多亡命者梁祖患黥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庋入杖次閱走罷試驗視然後黥面賜緡錢衣履而隸諸籍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備戰鬪其次爲廂軍給漕輓等役
揀選之制建隆初令諸州召募軍士

手加額曰司馬相公也以手加額敬之也爭攘馬首呼曰公毋歸洛留相太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歸洛光懼爲姦臣所譖己而召爲執政○河南程顥以是歲卒元豐八年顥字伯淳弟頤字正叔共道學列傳。兄弟皆從濂溪號也周惇頤受學惇頤字茂叔道學傳。博學力行聞道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宋史新編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之辨詞服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安南軍司理參軍有囚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弃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爲政嚴恕逮酷悍惇頤獨與之辨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爲政嚴恕務盡理以名節自礪礪砥礪之礪自磨也新編茂叔以洗寃澤物爲已任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絲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陋於希世而尚友于古般般桑不除而任自然生生意思發發不害天然也已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嘗中

須教習精練乃送關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使坐而分隸諸軍焉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蕃不訓練

國馬之政歷五代寖廢至宋復修舉其官司之規厩牧之法與夫牧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自建隆至治平條制益備熙寧以後屢變莫有同焉凡御馬之等三給用之等十有五

群號之字十有七毛物之種九十有二

刑法

宋後曰唐律之名十有二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廄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鬬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用刑宋之用刑以矜恤爲生輕重取舍常有法外之意其用已私以亂成憲則末流之弊也訟獄凡群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臺小則開封府大理

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使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顥嘗語人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張載字子厚。亦學傳。初無不學。孫吳佛老之類後聞二程之言二程明道。伊川。乃盡棄其學而學焉嘗曰。吾道自足何事外求。一日謂門人曰。昨夜得一詩甚好。門人請誦之。曰。堯夫。亦道學傳。居河南與二程友。雍之學。玩心高明觀天地變化陰陽消長以達萬物之變。精於物數。推無不中。顥嘗在考試院。以其數推之。出謂雍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朝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類。推之無窮。雍歎其聰明。雍欲以數學傳二程。二程不受。邢恕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雍有皇極經世書十二卷。取大中至正應變無窮之義觀物篇一卷。觀物外篇二卷。擊壤集。歌傳于

寺鞫治配役晉天福中流配者有刺面之法宋加杖用徒死罪隸群籍會赦則有司上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贖刑宋損益舊制凡用官蔭得減贖所以尊爵祿養廉恥也恩宥凡大赦釋天下雜犯死罪以下其十惡殺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

世人謂之康節先生（元祐中所贈謚也）富弼司馬光等皆深敬重之（下）宋自歐陽脩以古文倡天下（倡唱同）文章雖大變（五季上道弗引也）文章卑弱（茶特甚）歐得韓退之集（悟其妙）遂竭古文（學者翕然（和）之）而儒者義理之學至周程出然後大明（前）惟願在學者宗之（下）爲伊川先生（元祐元年）蔡確罷（確與章惇邢恕相交結）恕徙永傳送語言自謂有定策功（言宮王顓守明肅）極言惇確及韓縝張璪朋邪（劉摯朱光庭守公掞）藏疏累數十（疏論劾）確先黜（以司馬光爲左僕射時王安石已病其子（安國）以郎吏狀示之（安石曰司馬十二作相矣十二光行）悵然久之（議者或謂三年無改父道（論語）新法姑稍損）其甚者足矣（光既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

罷（所被廣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京師繫囚歲內則遣使往往降等發遣若并及諸路則命監司錄爲）

羅氏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之居喪志在存父之道不忍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漸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光曰（童惇呂惠卿輩他日有以父子之議先帝所立而子改之）聞於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言新法乃天若祚宋（下）必無此事（果決可尚矣）安石每聞朝廷變其法秉然不以爲意及聞罷助役復差役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童惇韓縝罷（○王安石卒（安石在金陵嘗獨語福建子（呂惠卿福建人）恨惠卿也惠卿叛安石惟童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常曰新法之行始終爲可行者曾子宣也（曾布見前）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宋紀安石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一垢不浣面一垢不洗世多

以此過衆議郎吳其賢。猶尚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也。作辨疏一論以刺之。謂之吳其後至紹聖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異。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又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力倡棄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不克令名以終。又安得謂之全歸乎。

表氏曰。元祐初。楊畏恐得罪於光。請祠歸洛。嘗曰。畏宦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光若知道便是。舉夔峽。知道故於政事未善也。史誠畏及覆。畏誠及覆人也。然先後評光。豈妄下二語邪。程子嘗曰。若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余不知。謂不知學即不知道。吳或問君

稱其賢。猶尚獨曰。是不近人情者也。作辨疏一論以刺之。謂之吳其後至紹聖王衍盧杞合爲一人。性復強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然議論奇異。能以辨博濟其說。故神宗排衆論而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又時光已得疾。而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西戎之議未決。光力倡棄之。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是不克令名以終。又安得謂之全歸乎。

表氏曰。元祐初。楊畏恐得罪於光。請祠歸洛。嘗曰。畏宦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光若知道便是。舉夔峽。知道故於政事未善也。史誠畏及覆。畏誠及覆人也。然先後評光。豈妄下二語邪。程子嘗曰。若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余不知。謂不知學即不知道。吳或問君

實薦叔他日大用當何如。韓魏公曰。才備規模小虽魏公固不以政事許之。吳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邪。劉氏曰。漢之衰也。李膺范滂等合爲一黨。在位者疾之。惡之者非賢而在黨中者。賢唐之衰也。李德裕牛僧孺等合爲二黨。以相傾奪於富貴之途。李牛之黨。而考其歸。皆不足謂之賢。宋之將衰也。其初亦分爲二黨。慶曆豐稷新法妄石爲鬼。元祐擠擊新法。司馬光爲鬼於壹

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語晁補之字無咎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者耳。劉安世字器之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蘇軾程頤同在經筵。軾喜諧謔。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事欲往弔。朱元祐元年九月。大享明堂。以配神考。因赦天下。百官賀赦。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述而篇。餘哀不忘也。言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戲言通當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受業

法自持。軾每嘲侮之。光之薨也。百官方有慶禮事。事欲往弔。朱元祐元年九月。大享明堂。以配神考。因赦天下。百官賀赦。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論語述而篇。餘哀不忘也。言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戲言通當制此禮也。頤怒二人遂成隙。門人受業

叟字彥霖。呂陶字元鈞等。相繼論列。竟命巖叟右光庭陶右軾曰。門人朱光庭賈易字明叔。爲言官。力攻軾傳竟命字欽之。王巖叟字彥霖。呂陶字元鈞等。相繼論列。竟命巖叟右光庭陶右軾

是時元豐大臣退散地。閑散之地。皆銜怨入骨。陰伺間隙讀賢

賢而安名之黨非黨又光武而其同黨又自分爲三朋黨洛黨蜀黨徐考其故朋之所以得所名者劉摯等所居之地相同而交游親密刓守之職相近而議論協合自爲黨而不與他黨相攻擊者及洛黨之以頤爲首者頤進讀則欲坐見范宗戲折柳枝則易眷襲生不可無故摧折賀羅而往呆則拘於歌哭同旨如此之類見嫉於人以致爲其所攻擊而頤未嘗報復也門人代爲之報復是以有黨名閑若乃蜀黨之

不悟。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川黨朔黨。洛黨以軾爲領袖。陶等爲羽翼。朔黨以劉
光庭易爲羽翼。川黨以軾爲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名
摯王巖叟安世爲領袖。而羽翼尤衆。未幾頤罷。不復名
貪。帝患瘡瘍不出。頤言宰臣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后
不當獨坐。人主有疾。而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臣入問疾。
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胡宗愈孔
文仲顧臨遂連章力詆乃罷。頤。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八。
皆不久而出。○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
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尋薨。○知漢陽軍吳
處厚。字。敦
詩。魏文帝詩曰。西北有浮雲。嬌嬌名臣
節上亭亭如車蓋。名取於此也。謚曰忠言直
元中。以疾欲避位。武后。甑山公郝處俊諫止之。今思之乃
識臺諫之
論。罷不
能。諫。
已。安置新州。屬廣東。呂大防劉摯范純仁

王存。字正中。年十六登進士第。等。以爲不宜令過嶺置死地。入廣途經五嶺。嶺南瘴癘毒氣。故稱死地。純仁曰。此路荊棘塞道也。言久無遠駕之過嶺者。
吾曹政恐不免耳。爭之不得。臺諫交章攻純仁黨罷。交章。交上章。
純仁遂罷。劉摯爲右僕射。大防欲引用元豐黨人。神宗
童。疏。
之調停。調和均停也。
孫轍等力陳其不可。
宣仁聖烈太皇太后崩。臨朝。對上。謂大防純仁等曰。老身
沒後。必多有讒蔽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
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出自內之辭。因

可相美而不可相嫉也乃上疏云臣深嫉顏之奸不假於辭色此何爲者哉然則載有心於立黨而自爲之首以合群助而攻擊入也譬之兵家朋黨自守之兵也洛黨應敵之兵也蜀黨侵鄰之兵也其不難有在也

曰公等各去職一是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爲女中堯舜不比外家（私曰比）以擁佑嗣君之故（嗣者上拍宗二子峻王嘉主壽康公主）皆疏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仁宗年號）元祐並稱焉

承神宗獻兵之後與民休息而善者重爲邊將擁獻釋不誅以招其部屬裏國自是君子肅常至乾順立政亂主幼屢寇邊失藩臣禮（禮一寧元豐安石之政）入旨強臣爲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興師討伐詔諸路嚴兵自備而已○上始親政侍郎楊畏（字子安）首啟呂大防（畏與大防相反）自謂述雖元祐心在懲豐（懲一寧元豐安石之政）入對乞召童惇明年改元紹聖大防罷惇爲右僕射純仁罷惇之來也道遇陳瓘（字瑩中）惇素聞其名獨請共載訪以世

務瓘曰請以所乘丹爲贄（贄音至）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光何如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丹蓄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以漸盡復熙豐之法治元祐人之罪無慮日司馬光呂公著王巖叟趙瞻（字大觀）孫固（字子堅和父）范百祿（字子功）胡宗愈司馬康（字公休光子）等已死者（孫固上舊扣二字有韓維未死）皆追奪贈（追論前罪奪其官爵奪其封贈）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縝（字持國）王覿（字仲至）韓川（字元伯）孫升（字君孚）呂陶范純禮（字秉之）趙君錫馬默（字處厚）顧臨（字敦）范純粹（字德孺）孔武仲（字常父）王欽臣（字仲至）呂希哲（字原明）呂希純（字子進）呂希績（字公善）姻亞安詩王汾張耒晁補之黃庭堅賈易程頤秦觀（字少遊）

呂氏曰聖人之聞無元祐數年之澤其禍不待宣靖而後見矣所可惜者一老不慭遺而諸賢無宗主光毖於今見黨論則兆於明日天借惡丁之黨以小人攻君子也慶曆呂范之黨以君子攻小人也元祐所謂

詩。黨則以君子攻君子也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嘗過紹聖之禍嘉黨亡有過焉元祐所以轉爲紹聖紹聖於明黨成於謂錯紹於呂太防之引楊畏成於楊畏之引童惇清臣下布京借紹述之名而用妄之法妄名變法之禍止一時而引進小人之禍繼于一代嗚呼正人受禍極矣惇卞上誣宣仁下欲誅諸臣誅心而論罪浮于曹節王甫之害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害唐末諸朝士矣善人天地之紀而絕之若此國欲不亡得乎

遼名臣耶律昌會字撻溫賀厚有謀阿保機信任之每戰身先士卒或設奇擊敗故連克爭昌會總軍國事以討平剌昌之亂加授如其父官特爲阿會敦于越

韓延徽字藏明仕梁爲本州觀察度支使出使爲阿保機所留召与語合旨立命參軍事延徽爲畫策攻下諸

卷之七

晉紀一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攝提格凡二年

晉安皇帝

朱光庭孫覺

趙鼎李之純杜純李周

劉安世鄭俠等皆連貶竄文彥博久之

薦軾范祖禹

致仕。降爲太子太保。罷節鉞。

追一回節一旄斧一鉞。

尋薨。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

時劉婕妤特寵不禮于后。后不平。因成隙。會宮中爲石禱一祀。事聞。詔鞫宮人。童惇蔡卞請追廢后爲庶人。幽于瑤華宮。

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

神宗后。哲宗母。

垂簾聽政也。在中宮五年而廢。時劉婕妤特寵不禮于后。后不平。因成隙。會宮中爲石禱一祀。事聞。詔鞫宮人。童惇蔡卞請追廢后爲庶人。幽于瑤華宮。尋薨。皇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聘也。在中宮五年而廢。

太皇太后。賴太后向氏。

神宗后。哲宗母。

垂簾聽政。

太妃朱氏。

神宗妃。

泣諫上悟。

庭乎。抵其奏於地。

抵擲也。

○立賢妃劉氏爲后。

宋鑒云。取惇奏就燭焚之

惇卞堅請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廟

出涕畫正色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

浩除名勒停。

停。罷官職

驟官新州。浩道過其友田畫。

字君承。

臨別

徽宗皇帝

名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欽聖

憲肅皇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端王。童惇曰。端

王浪子耳。

浪一子。言一輕一偷無一識也。惇意欲立簡一王申一王。

曾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

簾下。叱曰。童惇聽太后處分。王出。簾惇惶恐失措。

失手一足所一措也。

王即位。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二十餘人

皆章

並收敘。龔夬

守彥和。

陳瓘鄒浩爲諫。○韓忠彥

惇得志時一黜者。

爲右僕射。忠彥琦子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

人。

文彥博王珪。呂大防。劉摯。韓維。梁燾。司馬光。呂公著。孫固。傅堯俞。趙瞻。鄭雍。王巖叟。范祖禹。趙彥若。錢勰。顧臨。

落日亡歸已復參遼卽余爲右政事令崇文館大學士歷事德光阮累官封魯國公南府宰相我仕卒贈尚書令

高模翰勃海人有膂力善騎射阿保機子勃海模翰避地及東丹滅晉模翰自太傳加特進檢校太師封越郡開國公歷事阮及璟官至中臺省左相

李氏曰言紹述熙

趙君錫李之純呂大忠鮮于洗孔武仲姚勔陶越尚孫覺杜純孔文仲朱光庭李周張茂則高士英孫升亦皆章令崇文館大學士歷事德光阮累官封魯國公南府宰相我仕卒贈尚書令

高模翰勃海人有膂力善騎射阿保機子勃海模翰避地及東丹滅晉模翰自太傳加特進檢校太師封越郡開國公歷事阮及璟官至中臺省左相

李氏曰言紹述熙

豐之政者蓋欲遂元祐之正人陷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依元祐更豐之政者蓋欲遂元祐之正人陷正人既去而邪人得以肆行其志紹聖依

章惇復得進用王安石曲學偏辟佞人邪憸布滿朝而釀成靖康之禍者良有以也

張礪磁州人初仕唐爲翰林學士會遼將討石敬瑭被張敬達以礪爲招討判官敬達敗礪入遼德光見礪剛直有文彩如其本國官之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由是益見重

黜豐元祐意。故建中靖國（四字一號。）初嘗略變。章惇蔡卞所爲。則同祖安石而已。（指趣已謬故百舉無一事可取。）○遼主弘基殂。號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女眞問骨朮立。女眞本名朱里眞。肅愼之遺種。而渤海之別族也。（女一真臣於遼。避興一宗諱改女直。）或曰本姓拏展。

既而布迎上旨（迎先意迎合也。）正人任伯雨（伯雨半歲之間九遷上百八疏）江公望（字民表。）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

望（字民表。）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各有黨。更迭出入。意向。

韓之後。（東夷有馬韓辰韓弁韓。）三國志所謂挹婁。元魏（元氏北魏）所謂勿吉。唐所謂黑水靺鞨者其地也。（靺音末。鞨音曷。）有七十二部落。本不相統。自太中祥符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生女眞者。（按金志。居混同江南者曰熟女一真。其服屬契丹也。居江之北者。曰生女一真。亦臣於契丹。）其類猶繁其酋

曰巖版。有孫曰楊哥大師。遂雄諸部。或曰楊割之先。新羅

耶律吼字烏魯斯端懿好施不事生產德光特加荷仕會同六年爲南院大王莅事精簡人不敢以年少易之永康王欲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欲復求富臣族子坐藉沒陛下見原臣受賜多矣許之仍賜宮戶五十

何氏曰崇寧初原在相府追憾元祐諸賢乃藉司馬公以下三百九十人指爲奸黨請徽宗書而刻之又自頌于天下俾各刻石以示後世京之意蓋欲污蔑諸賢使其子孫亦有愧辱也抑豈知公論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至于摩滅遺刻歷數奸名參然若磐星之麗天雖其子孫亦以祖父得与涑水伊川踦名爲榮莫不以爲辱也嗚呼愛憎之私果可以掩是非之公耶京可謂謬用其心矣碑之所記德業無聞者居多然賴此之碑之存而天下後世知其爲君子之黨是則京之誤之乃所以譽之也歐陽脩子有言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揚

人。新羅在東夷　完顏氏女真妻之以女生子二人長曰胡來傳三人人當作仁世。而至楊割問骨打其子也爲人沈毅有大志。○建中靖國一年而改崇寧。韓忠彥罷。再追奪司馬光等官。籍元祐黨人。籍記姓名。文彥博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尋詔其子孫有官無官。並不許入京。自書姦黨爲大碑。頒于郡縣。令長吏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嘗刻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曾布罷。蔡京爲相。蔡卞執政。再取元祐人之目實執國命。其間趙挺之字正夫　張商英字天覺　作相嘗與京異。然在位各不過數月。或一年而罷。如何執中字伯通　鄭居中字達夫　劉正夫字德初　余深雖在相位或久或淺。爲日淺近。

中亦與京異常相排。排抑也。正夫亦小異。然於京之權寵無損也。京子攸之婦出入宮禁。攸遂大用。至父子權勢自相軋。軋輾也。上寵攸而尊京。京子爭親戚滿朝。皆其父子之黨。京倡邪說以爲當豐享豫大之運。尊以奢侈勸上。窮極土木之功。廣京城修大內。凡寢室曰卧內。而天子之禁中曰大內。大言其廣。亦言其尊。謂非諸王以下之所敢比也。盛築內苑鑄九鼎。宋監魏漢律議測鼎之各以奠八方。曰蒼東方。曰彤南方。曰鼎西方。曰魁東南方。曰阜西南方。曰壯西北方。曰寧東北方。凡八。而中曰帝鼎。皆以九州水土納之。鼎成以九州水土納鼎中及秦安北方寶鼎忽水漏于外。此啟其後北方致兵之兆。作大晟樂。學校祭先聖樂。作玉清神霄宮。初名玉清和陽宮。即福寧殿。誕聖之所。後改名神霄宮。崇信道士林靈素等上策玉冊也上尊號也。爲教主道君皇帝。策立徽宗爲道家教主。號道君皇帝。作延福宮。作保和殿。徽宗政和六年四月。貪道士于

揚豈不信哉、
耶律屋質字敵輦、性簡靜有器識、然詼謔事違衆、從容處之、人莫能測、又博學諳天文心曆、末坐謀斃獄中、
耶律賢適字阿古、眞曾孫有大志、宇越屋質器之事遼主璟及賢累有功、歷節度使北院樞密使、兼侍中南賜功臣号、
耶律隆先字圖隱、保寧元年、封平王、既又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薊燕省、開薦賢恤下、同討高麗還、卒爲人聰明上、清寶一錄宮。先是帝以未得嗣子爲念、道士劉混康、法一籙符水、出入禁中、建一言一京一城西北隅地、恢堪輿、倘形勢加以小高、當有多一男之一祥、始命爲數、因阜而後宮生子漸多、帝喜益信道教、於是蔡佽倡爲異聞、以逢迎之、遂竭國家之力、以經營土木之一工、及聞林靈素之言、復於景龍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邇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輦閣上下亭字不可勝計、皇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又曰、七一年春二月、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教自是每設大一齋一醮、費錢數萬、謂之千一道會一道一籙一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一帝、冊帝肛捐一縱一一綱、奇花異木怪石珍禽奇獸無遠不致民間一花一木之妙、輒令上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緡者、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麋鹿成群、大曰麋、小曰麋、改名艮嶽、改一萬一歲一山爲艮一嶽、記以爲山在國之艮一位故也、又山以朱勔領花石綱、舟一艇相一繼一運爲一綱、帝自爲記、艮一嶽、肆所以陳貨殖之物也、宮成帝自爲之一記、每歲冬至後、即放燈縱令飲博、飲一宴也、音廉、酒家之望、謂之先賞元宵、正一月十一五夜曰元一宵、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

博學能詩有聞、死集行世、
耶律隆佳字糙、知而有文、曉暢戎政、每從征有功、保寧中屢發兵征潞州、刺史西南兵馬都監、招安巡檢使、務鎮靜、不妄邀功、安遠睦鄰、其力居多、
表氏曰、金史世紀、兩女直同出於黑水靺鞨、居蒲懷氏之地、爲勿吉七部之一、後役屬於勃海、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号生女直、因

○時星芒屢見、地震河決、怪異迭出、率以爲常、帝等諛奏、甘露降、祥雲現、飛鸞翔空、竹生紫花、芝草產艮嶽及諸州、連理木異本連幹、雙花芙蕖一房双花、芳渠一蓮也、芍藥牡丹至指臘月雷三月雪、皆稱瑞表賀、十一月、雹、三一月、雪、皆凶一變、而却賀之、○內侍童貫梁師成用事、師成專務慇懃奉以蠱上心、蠱惑也、勢焰熏灼、竊威福於中、童貫專務開邊生事于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女眞阿骨打以東和元年戊戌稱帝、初遼主天祚刑賞僭濫、賞無一功曰僭、罰無一罪曰濫、荒於禽色、禽一獸女一色、歲索名鷹海東青於女眞、五一國、女眞與其隣東北五國、五一國、名、與一女一眞相東接大一海、出名鷹、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去千里、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舉討之而混同江東之寧江州、混一同江水出咸平府長白山、下流未詳、遼遣將討之而

此分兩女真而生女真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黑水白山是也金始祖起於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真著熟女真隸籍契丹爲契丹熟户久矣

室昉守蒙奇幽州人自少謹厚篤學不出外户者二十年會同初第進士歷壯天禄應曆保寧間爲翰林學士南京副留守惠遠擢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高山寺壽。又起中京在遼陽今遼寧府。上京長春西遼四路兵馬都總管。海州刺史高仙壽。敗。將。海州刺史高仙

來史不顯而所開係甚大故書之周氏曰嗚呼宋室自此亂矣方臘作亂自徙年前擊童是始書策臘雖被滅宋江金人侵伐謀接踵而起宋遂不支儻以徽宗昏淫相繼為主宋之主則方臘之亂宋起於重和初年是時徽宗失德既形禍已如此然則逆氣鍾於聖躬尚復何說之有哉下書陷睦歙杭州陷婺處州陷衢州寇秀州如入無人之境然則花石之擾宮民其流之毒是甚矣識者可以

取燕京（即幽州。）歲幣如與遼之數。（絹三十萬。銀二十萬。）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西京（即大同府）是也。金主亦許之。以礼付良嗣期以女真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關在順州之北。）南兵自白溝夾攻。良嗣歸馬政復與子牖持國書往訂彼此兵不得過關。未幾。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歸國。時淮南京西河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臘最著。

宋江（綱目。淮南盜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轉掠淮南京東諸郡。官軍莫敢攖其鋒。知亳州侯蒙上書云。江才有過人者。不若赦之使討方臘以自贖。帝命蒙知東平府。未赴而卒。又命張叔夜知海州。江遁趨淮海。濱翅舟十餘。載鹵獲。叔夜使間者覘所向。江遁趨海濱。叔夜伏兵距海。誘之戰。先匿壯卒海旁。千人設伏近城。而出輕兵迎之。皆無鬬志。伏兵乘之。禽其副賊。江乃降。）

時寇方臘連陷浙郡（睦州屬江浙。今建德府。）中都為震。童貫甫平方臘而北事起。矣金人悉師度遼。趨中京。攻陷之。中京

際之後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

形抱朴。應州人。仕保寧統和間。歷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兼侍承直郎。承旨。拜參知政事。奏詔按獄。稽道寺令能否大加黜陟。望尚決南京滯獄。無冤者。改南院樞密使。賜侍中。抱質亦至侍中。時人榮之。

馬得臣。幽州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立朝以正直稱。統和初。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

讀學士文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上書引貢舉觀開元事以勸陛親謹禪及罷馬之戒隆緒嘉歎良久卒

耶律休哥字遙輦當應歷乾亨間適宋太宗滅漢命潘美劉師長驅聚燕遣將屢敗独休哥高梁之大捷明年克橋之戰又捷遂主獎之曰尔勇過於名手為于越休哥料敵如神每議功諸將故人樂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耶律海里字留隱天祿察剌之乱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乱平的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不事邑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閒人敬之如貴官然

蕭繼先字楊隱尚主幷駙馬都尉歷事隆緒幷北府宰相繼先虽處富貴不改儉素訏謀以善治称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戚里

張儉宛平人統和四年進士第一調寧州幕官端愨達世務故事在相位二十年押益為多年九十一卒

昌平縣西燕降於金金使來索燕京以金兵攻下其地與宋租稅當以輸金宋使趙良嗣往議之許歲幣如契丹舊數外更以百萬代租稅而俾求雲中之地金人僅以燕京涿易檀順景劉六州來歸貢似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金人席卷而東所得空城而已貢似歸以王安中字履道知燕山府虐虔郭藥師同知文獻通考同知知府之誤○有星如月俗呼曰掃帚星人素畏之修神保觀其神都城男女負土以獻名曰獻土即邦伶少持又有飾作鬼侵催納土者上亦微服觀之後數日貞禁有旨禁止○京師河東陝西地震宮中殿門搖動且有聲蘭州草木沒入山下麥苗乃在山上○金國無城郭宮室用契丹舊俗以草為山故曰結絲為山倡樂倡優之樂闘雞擊鞠之戲闘雞養雞習其鬬以物擊打以為戲今通謂之撋子與中國同但於衆樂後飾舞女數人兩手持鏡類電母電母與雷公對擊鼓電母持鏡俗說乃爾其國茫然皆麥舍以居麥草也至是方營大屋數千間盡倣中國所為○兩京河淅路兩京東京西京災異豐覔都城有青黃青黃男子孕而誕子又有豐樂樓酒樓名也酒保朱氏保庸人也其妻年四十忽生鬚髯長六七寸宛一男子詔度為女道士度取僧家濟度之義○河北山東仙人神授定武三十二卷之一

盜起連歲荒民食榆皮野菜不給至相食饑民並起為盜有張仙者衆十萬張迪衆五萬高托山衆三十萬負餘二三萬者不可勝計○金主穌帝六年而殂號太祖太聖

耶律鐸軫守遼陽仕遼和閒蕭閒多戰功至節度使及西征捷歸遼主釐緒親賜巵酒仍問所欲對曰臣等被聖恩得効鴻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隆緒愈重之

蕭撻凜不守胡猻董歷官北府宰相南京東京留守北院樞密使掌兵禦敵討叛有功而賜功臣号進封吳王重熙九年徙王楚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遼主宗真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群臣議撻凜獨歷述祖宗興

武元皇帝第吳乙買立改名晟燕山之地易州西北乃金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東乃榆關薊州之東乃金人來路

坡關昌平之西（昌平縣屬北平）乃居庸關順州之北乃古北關景州之北乃松亭關平州之東乃榆關薊州之東乃金人來路

凡此數關天限蕃漢得之則燕境可保然關內之地平濕營三州自後唐爲契丹所保機所陷以營濕隸平爲平州則關內之地蕃漢雜處而燕爲難保

路得燕而不得平州金已遣人招誘之契丹九八路矣遼張琳（諸史作覺）守平州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今特平州存耳敢有異志既而乃以平州南附宋遼納之

趙良嗣力爭以爲必招金兵金人謀知即襲平州陷之得自是歸曲（曲不直也綱目金遣人以納叛來責）累檄取誘之而留送其首未義金太子斡離不

不得已命王安中經略之（得宋朝所賜手詔）

結好之利害以諫不聽以老乞歸不許更王齊卒贈太丞相晉國王

後稱宗望阿骨打次子也斡烏浩功

已由平州路將入燕矣宋方且遣人容

誘天祚來降以童貫宣撫兩河燕山路（兩河河東河北）將迎天祚

金人方退天祚入陰來山不可得至是領衆南出遂爲金

人所敗就擒（按金削封天祚爲王送長白山築城居之）契丹自何保機至天祚

九世而亡（遼阿保機自梁均王貞明二年始建元至是凡二百一十年）時宣和七年乙

已歲也是冬金斡離不粘罕（後稱宗翰）分道而南斡離不陷燕

山郭藥師降之金兵長驅而進郭藥師爲前驅童貫自太

原逃歸粘罕圍太原帥張孝純戮曰平時童太師（貫爲大師）作多少威重（多少帶言多之義）乃畏怯如此身爲大臣不能死

難何面目見不下十萬孝純以冀宗守關知朔寧府孫翊（朔州）

來赴兵不滿二千與金人戰于

孝友字遵不衍歷北府宰相上京東京洛京留守拜中書令加尚父禦勠功臣号進封豳國公

劉六符河閒人重熙初擢翰林学士

孝先字延寧尚主歷北院樞密使封楚王爵介弟天謀廢立孝先皆預聞竟以爵介改免謚重熙四年徙王晉爲南京留守卒謚忠肅

同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使宋宋竟增歲幣易十縣定名曰歲貢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楊倞字正叔幽州人進士第一開泰中累遷翰林學士文章号得体有盛漢集行于世

耶律韓八字明隱布衣時隆緒徵服出獵遇与語識其才會北院樞密南京疑獄不決即召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自是頗信任

城下考純曰賊已在近不敢開門觀察可盡忠報國觀察唐官

翰之假胡曰但恨兵少耳乃復引戰金人大沮再益兵力不能敵胡死馬無一騎肯降時王黼先一年已罷而白時中字彙李邦彥字士美並相皆鄙丈也金兵來時中但建出奔之策而已上內禪時東宮幸之意益決李綱剌臂血上疏請敵天下可保遂傳位太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六曰建中靖國即位一年改元四字一號故下又用曰字別之曰宗寧大觀政和重和宣和太子意是爲欽宗皇帝

欽宗皇帝名桓在東宮無失德蔡京童貫童咸懌之欲動搖不可至是即位大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以謝天下彥以根括民田

萬姓結怨於河北京東西三路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以花石綱所在騷動結怨於東南者也靖康元年首竄黼勔以彥尋皆殺之○有狐外御榻而坐者詔毀狐主廟按宋鑒事在徽宗宣和七年秋○上皇奔亳州江東即宋州避金兵也府屬○以李綱字伯紀爲行營使定城守策下詔親征故置行營使除元祐黨籍追贈范仲淹司馬光等官○白時中罷李邦彥張邦昌爲相○春正月

斡離不抵京師先是朝廷遣李鄴求和斡離不攜鄴以攻京城不克乃遣王汭金使與鄴偕來邦彥等皆主和惟綱欲戰上是邦彥之計遣鄭望之出使未至而遇王汭與俱入見又遣李梲出使梲又與金使偕來金需犒師金五百萬

貴戚家奴字休堅少好學博覽通遷漢文字爲彰懿宮使宗真与語才之命爲詩文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菜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爲尽美蓋嘗掌菜園故託以諫宗真大笑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張氏曰甚哉李公之抱負也當宋京受圍之日親自請行向使得遂其請而至斡离不之軍必有勇服金人言

如顏真卿之於李希烈韓退之於李庭湊是也許圍累必不解而康王未必爲質矣況和之云者必勢均力敵而後可一或勢力有所偏重則和終不可議矣今勢懸不圍京師則其勢力之偏重於金也明矣尚何以和爲議哉和曰議者金人之詐也苟如李希公所論則將來議而自和況議罷哉呼李公之計不行於欽宗而致國破君辱有天朱人也何尤

兩銀五千萬兩牛馬萬頭表段百萬匹表一段謂下綿帛可用爲表一衣一著中山河間太原三鎮地二十餘郡且欲宰相親王爲質音致遣張邦昌副康王構皇弟如其營金國太子與康王同射連發三矢皆中筈筈音括箭受弦處曰筈謂後矢破前矢也金人謂是將家子非親王遣歸吏請肅王亦皇弟五子徽爲質耕師道請師道字彝叔興中山同一鎮陝西路姚平仲延張俊韓射中環慶汪洋馬遷熙河姚古秦鳳种師中及折彥質折可求等諸路勤王兵至勤王事之兵於師道奏京城周回八十里城高數十丈粟支數年宣與城內約緊拒守立寨曰約侯困擊之侯其糧乏兵困綱亦奏金以孤軍深入如虎投檻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縱歸擊之給以誓言詐復三鎮縱其歸國必勝之計上然之而李邦彥吳敏同字元中等專主和議論不一致屢有待汝議論定時我已渡河之議未幾統制官姚平仲父姚古有勇名職官志舊出師征討諸將不相統一則挾一人爲都統制以總之後爲統制官宵攻金營不克斡離不使王汭來詰責遣誓用兵之故上大驚懼廢行營罷李綱以謝金人大學生陳東及都人數萬伏闕乞復用綱得旨復右丞充行營使衆乃散金使復來乃以割三鎮詔書三鎮中山河間太原遣使持往時括在京金王孝廸議括取在京銀僅得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藏蓄已空金人圍京城凡三十三日得割地詔不俟金幣數足而退种師道請臨河要擊之綱亦以爲彼兵六萬而我勤王之師二十餘萬繼其半渡而擊之必勝邦彥等不從惟詔三鎮詔曰朕夙夜追咎已罷元主和議之罪其三鎮保寨陵寢所在當固守仍堅守不割○京師受圍時深師成已誅至是竄蔡京於儋州在南海今南寧

廣義曰當割與不之圍汴京也其可悼者惟李尚書而已今焉既罷則知當時宋亦無可恃者而金人何所悼哉

許氏曰种師道師入援直搗金營金人恐徙路稍北欲遊騎但守牛驢岡增壘自衛時徙欽宗能用李綱之言勿勤王之師尽隸師道使蓼綱督宿衛之士城守金人雖銳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敵境不能善歸之謀金豈無知之者其能久住而求得志乎奈何欽宗

府。至潭而死。年八十。蔡攸竄萬安軍。在南海。尋有詔即所在斬之。童貫亦竄白州。府屬廣東。○李邦彥罷。張邦昌罷。吳敏並相。邦昌罷。徐處仁字次之。擇相。處仁敏罷。唐恪字致果罷。相。○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劉韐由東路陷眞定。府即鎮州。屬河北。長驅。先抵京師。長驅猶言直進。謂途無禦之者。平陽府河南府河陽府。屬山西。鄭州懷州。抵京師。張叔夜字嗣伸。等統兵赴闕。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匱。養數十萬於城下。何以給之。乃止各遣兵。毋得動。京師自十一月受圍。凡四十日。有辛郾京者。言能用六甲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人。無問能否。但擇年命合六甲者。六甲。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一法。生擒粘罕斡離不盡令

忌。來勤王之師。月以衆之。既退之後。爲來討者。宜爲遠謀。而乃上下遽尔相慶。以爲無復可虞。於是迎上皇於東南。散西兵於開陝。勤王之師尽歸。諸道堅守之詔徧告四方。忽李綱申師道之言。曾不數月再致金師。太原眞定。明候已壓而猶議三鎮。棄守之利害。故金人嘗語宋使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渡河矣。蓋当是時。廟堂之相。方鎮之將。皆出於童蔡王梁之門。無可以繫天下之望者。如李邦彥、陳氏曰。初斡離不之北還。以粘沒喝在太原其勢未合、

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親兵數百自衛。俄頃。金人鼓譟而進。京絡衆曰。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兵南適。庸兵登城者纔四人。衆皆披靡大潰。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用种師道言。先是。金人之去。師道請要擊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至是果然。以至於此。時師道先一月卒矣。護駕人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數日。斬其貴將丁人。欲護駕突圍而出。上惑於和議。不決。士卒慟哭而哉。庸使劉晏請上出城。都民爭入。擁而食之。何栗欲率都民巷戰。聞者爭奮。金人由是斂兵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帛和議爲辭。以誤戰守之計。侍郎耿南仲力主議和。上以爲然。遂隨其計。二元帥斡離不粘罕請與上皇相見。上曰。上皇驚憂已病。朕當自往。遂如青城見之。青城。虜營。二宿

張邦昌吳越虞格耿南仲惟以割地請和爲計未聞有出一計与之抗者是以金人來如破竹然及圍城逾月外援不至竟以妖術取敗吁可惜矣

而返明年春復請上出郊繕通出上皇張叔夜諫曰今上一出不歸陛下不可再往臣當率勵精兵護駕以出鑾輿騎追至臣決死戰或可僥倖若天不祚死於封疆不稱生陷於夷狄乎上皇欲飲藥爲范瓊所奪逼上皇出宮皇后太子親王帝姬徽宗政和三年爲帝姬皇后前後三千餘人悉赴軍前城中子女金帛靡用圖書百物括索殆盡上下俱空然後宣金主詔書選立異姓遂冊前太宰張邦昌爲楚帝以宋二帝北轅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嘗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幵莫儔王時雍徐秉哲范瓊等往來逼遂上皇以下出郊荃歸云往來議事以至謂舉異姓者吳幵莫儔也逼逐上一皇以下出郊徐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議舉異姓方上在青城

僕陶隗字爲高鮮剛直見氣怒則須髯張每着大戴必教然決之最遠主有難色未嘗違已見權貴無屈故得罪云

呂氏曰李若水嘗主車駕出城者也使其不死亦在誤國之數惟其一死明白昭晰故誤國之罪釋而言忠義者稱焉

呂氏曰靖康之禍視石晉無以異然契丹三入中國而三敗契丹竭力攻之而晉亦竭力保之晉力屈而契丹亦斃矣觀澶州之戰虜衆鳳翔以迫之而晉軍饑渴之餘乃大呼而求戰向使契丹靖康時則望風而走矣若非杜威之降晉不亡也契丹之敗晉以百戰而靖康

卷之七

高宗皇帝名構徽宗第九子也母韋氏徽宗夢吳越武肅

之取西河再渡滑迫京師未嘗有一戰之勞皆小人之庚狀終始誤之也其始也開釁召禍後也又欲連和以免禍靖康之變國降虜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開釁即憑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覆壑水其來有漸矣

丁氏曰南宋整匿列傳以潛善與伯彥為首而伯彥之罪皆附於潛善之名下蓋以潛善為主惡也予獨恨金人入寇匿不以聞而致社稷之南遷此所以為姦之首矣奈何高宗始終誤愛卒使二姦之保全也噫

耶律仁先字紀鄰魁奕有智畧受知宗真仁先以為不世遇言無所隱使宋鎮邊皆有功歷北院樞密使東京留守封吳王

耶律玦字吾屬重熙十年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副部署及遴主南秦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歲中獄空者三

錢王入宋。吳越國。武肅諡。錢姓。王名鏐。傳見唐末五代紀。

康初嘗出使幹離不軍。事見上。是冬幹離不再來奉詔再出使耶南仲偕行。至相州民遮道請無往。至磁州守臣宗澤字汝霖。止之。澤迎謂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召王已過復去何益。願王勿行。相州守汪伯彥字彥章。以蠟書言。藏書蠟丸中。漏洩也。金人方遣騎物色康王所在乃回相州。與南仲揭榜召兵勤王有詔以康王為大元帥。汪伯彥字彥章。宗澤為副領兵入衛王從伯彥議出北門渡河至大名。開京師陷。澤請進兵向京城。伯彥請王。移兵東平。府屬中東。即鄆州。措身安地。南仲亦以為然。遂東去。知河間府黃潛善字茂和。亦領兵至。進屯濟州。屬山東。探報。謂探知敵情而報之。也。二帝北行。張邦昌為金所立。國號楚。是日風霾。風而雨土曰霾。

日有薄暈。百官慘怛。邦昌亦有憂色。惟王時雍莞爾欣然。若有所得。邦昌在位三十三日。御史馬紳貽書邦昌。請速行改正易服歸省。改正。改之不誤。易服。易天子之服着臣服也。歸省。歸省尚書省也。謂去天子之位就臣位也。遂迎元祐孟太后聽政。哲宗后。時六宮有位者。皆從二帝。惟劉氏以廢得存。

太后迎立康王。詔告中外。有曰。漢家之厄十世。宣光武之中興。十世。指哀帝。宣猶適也。是十世。宋亦自太祖至欽是十四年。介子推之尚在。在傳僖公二十四年。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遣使謝克家奉表及以孟后詔來。時康王北濟州故也。邦昌繼至。伏地慟哭請死。王宥不問。使臣曹勛自河北竊來。竊逃來。進道君手札。徽宗稱道君。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真天子位。王慟哭稽首。遂趨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以主和誤國罷竊耶南仲。安置南雄軍。召李綱為相。以宗澤知開

封爲留守。綱至。建防軍政略有緒。緒、端也。事業也。而潛善伯彥復主和。亟遣祈請使矣。綱相數十日而罷。潛善伯彥爲相。首誅上書人陳東歐陽澈。二人上書力詆潛善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及歷用事者。潛善伯彥宿怨。東燕山人。澈自同州渡河攻陝西。二年春。金人至汴。爲宗澤所敗。善伯彥奏誅之。決策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兩河、河南河北。是冬。車駕遂至揚州。金人分三道南來。粘罕自雲中下大行將渡河攻河南。斡離不兀朮自燕山內渡河攻山東。與宿攻陝西。澤招撫群盜。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表疏連數十。請上還汴。潛善忌其成功。從中沮之。憂憤疽發背而沒。臨終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謂北渡河征金也。都人爲之號慟。聞者皆相弔。出涕。○三年春。金人將至揚州。上得報亟出二相。黃潛善汪伯彥。善伯彥。方食。棄食堂吏呼曰。堂吏、政事堂小吏。駕行矣。

黃潛善汪伯彥嫉韙忌功。而高宗憸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史臣容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禕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擬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讐。雪宗廟之恥。伸神人之憤。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乃戎服南走。回望揚州煙焰已漲天矣。漲、一作脹。誤。呂頤浩序元直。張浚追及上於瓜州。渡在揚州。得小舟以渡。至鎮江。府屬江浙。即京口。遂如杭州。罷潛善伯彥。二人自知不爲衆所容。聯疏求退。中丞張澂論二人本罪二十。乃罷潛善知江寧府。伯彥知洪州。以朱勝非序一。藏爲相。御營將苗傅劉正彥。

彥作亂。請上禪位於皇子專。未三歲。專未周歲。尊太后聽政。呂頤浩張浚序伯英。鳳翔成紀人。謀之。謀、助也。劉光世序平叔。游擊爲殿。前軍張俊序伯英。第九子。唐相九齡之後。帥師勤王。韓世忠序良臣。爲後。

非說二兇亟正。二兇、苗傅劉正彥。追之。皆伏誅。上如建康。以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川陝、四川陝西。呂頤浩爲相。二兇走。世忠致賊猖獗。宜罷之。罷、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罪之。至是免。

隆祐太后如南昌。聞兀朮請於粘罕。將犯汪浙。故也。楚元

蓋汪黃既用事於中則澤安能措手於外既主幸東南之議則還京之請雖二十號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亦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

劉伸字齊時登人兼進士為大理正回奏獄宗真適与近臣語不顧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宗真大驚異伸明法而恕歷大理卿西京留守又提點大理寺凡冤獄全活者衆

耶律儼字若思祈津人儼弟進士歷景州刺史有善政郡人刻石頌之蕭巖壽乙室部人為人廉直常面折廷諍無所忌太康初為北面林牙密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忌皇太子預政日與張孝傑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乙辛誣遂殺之天祚立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耶律撒剌字蘭隱性忠直沈厚靜默丹行宮都部署太康二年洪基詔百官廷議欲召還耶律乙辛撒剌三進諫不聽乙辛既入譖撒剌曰與君無

為右僕射守建康上如杭州升杭為臨安府自臨安如浙東命人分兩道一軍自蘄黃渡江劉光世在江州以為斷黃小盜遣王德守華拒之於興國軍軍屬湖廣始知為金人金人自大冶縣屬興國軍趨洪擽建昌臨江吉州洪撫卽臨川郡興國以下皆屬江西追隆祐太后不及遂陷袁潭荊南澧州兼州屬江西荊南或云卽朗州澧音禮皆屬湖廣乃自石首北渡而去石首縣屬江陵一軍自滁和州屬淮西卽歷陽郡向江東馬家渡在太平濟江陷建康杜充及守臣皆降於兀朮通判揚邦乂不從剌血書裾傷手指以血書衣裾曰寧為國氏鬼不作他邦臣衆擁見兀朮誘諭累日輒叱罵卒大罵見殺兀朮長驅陷杭州上去己七日兀朮進陷越州四年春陷明州時上已次台州車安鎮金人以船犯昌國縣欲

追襲上舟提領海舟張公祐引大船擊散之乃退回兵陷秀平江常州皆屬江浙至鎮江韓世忠邀之以海舟與戰數十合多俘獲伏兵金山龍王廟金山在江中去鎮江城十里裂獲兀朮世忠先以八千人屯焦山寺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之以覘我虛實乃遣蘇德將百人伏廟中或聲則擊之及敵至果有五騎赴廟既墜復跳而免請諸將獲者則兀朮也相持於黃天蕩兀朮求假道甚恭不許欲自建康北歸不得去或教於治城西南隅蘆場地鑿大渠一夕成次早出舟趨建康世忠大驚尾擊之謂尋其後擊也一日值無風海舟不能動兀朮乃引其舟出江北去疾如飛以火箭射海舟世忠軍亂奔還兀朮乃得北遁統制岳飛字鵬舉邀擊敗之於六合初張浚西行上命浚二年而後用師

感何獨異議對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竟誣稟讒速撒等同謀爆立殺之

張氏曰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脈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拘偏見不聽偏裨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又以敗衂之罪歸諸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耶

史臣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欺詐非逃歸也惟高宗閔心撫納以爲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爲我虜之內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宰相何棄及孫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等舉家北遷此五人皆嘗事論亡存立趙氏故金人遂驅之北何棄等皆死于難惟秦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戎虜求爲納欵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已則其易心改節爲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之去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

及是撻辣兀术皆在淮東淺聞兀术踏躙必再犯東南議出師攻取以分其勢士大夫及諸將皆以爲不可。王彥諫曰。不利鬬興洋以固根本。不捷未大失也。吳玠扼一郭浩亦曰。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其弊而乘之。皆不聽。遂大敗。

金人遂調兀术自京西星馳赴陝西與婁室婁室將金合之也。發遣兵驟至鐵浚合六路兵至富平。六路同州鄜延環慶涇原秦鳳涇原。婁室擁兵驟至鐵騎直擊環慶路趙哲軍佗路不援哲離所部諸軍退金遂乘勝而前浚斬趙哲諸路兵皆散去。陝西大震。浚駐軍興州。遣劉子羽字彥修訪諸將所在。各引所部來會。人心粗安。吳玠走保大散關東和尚原。○上自海道回駐越州。呂頤浩罷范宗尹字元實民。爲相。素檜南歸赴行在。檜在北依撻辣以求好其言皆撻辣意也。即孫子所謂內間者。○是歲劉豫稱帝之檜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乞上致書撻豫景州人於建炎戊申以濟南守降金。豫爲濟南太守而降於金。爲之用得知東平府兼節制河南粘罕自金主稹邦昌故事立豫國號大齊後遷都于汴粘罕既得關中地悉割以與豫。○紹興元年命張俊討汪淮盜李成。成據江淮六七州連兵數萬有席卷東南之意。尋陷江筠臨江筠江瑞州。今。俊擊其軍復三郡。江州筠州臨江瑞州。皆屬江西。成遁降齊。○張浚盡失陝西之地惟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階成岷洮屬鞏昌鳳屬陝西。及鳳翔府之和尚

張俊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奸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然則檜之所以背主求生棄危賣國者不過欲圖身家之富貴耳然今日之富貴非戎虜之寵靈者也檜何忍舍君父之天恩溷狗豕之私意國危已甚尚無愧心此無他蓋由姦臣不知仁義以禽獸為心耳不然何德于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中國若是之甚也

原隴州之方山原而已。浚退保閬州（州屬順慶府大一保一寧府）統制曲端守之。唐人正甫。有威名。浚先用譖罷其兵。端安置萬州（屬夔府南）。西人陝西人民。倚端為重。及聚軍情不悅。至是又送恭州（屬川南一路）獄殺之。

恭州屬川南一路。今重慶府。魏公謂欽點視端以軍事付之。欽點恭進公之一人。公異之。謂欽點曰。則於庭開龍縱一鴿以往。而呼點之軍隨至。張魏公雖面奬而心實忌之。南宋紀。八月。乃思端言。召之還。乃用之。王庶從而間之。吳玠憾端。因端嘗作詩題柱曰。不稍復其官。從閒州將。張浚殺之。右武大夫。曲端自富平敗後。浚又一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送漁舟。謂其指斥乘輿。浚乃送于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隨深憾之。會浚以隨提點夔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隨至。端乾竭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悵恨有叛去者。

士大夫軍民皆恨恨西人益以是非浚。非議張浚。

金人分兩道向

表氏曰曲壯閔為都統制有叔為編將戰敗誅之既乃發喪祭以文曰嗚呼斬副將者逆原統制也祭叔者婬曲端也尚享一軍畏眼此與晉荀道將殺其從弟同皆失在於用不在於殺夫用而不效殺之賊恩勿殺則廢法故不如始勿用之愈也唐寶軌入蜀將其甥以為腹心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令裨將內顧者斬孤甥張浚嘗內顧捽下斬之李績將兵擊高麗欲與婿杜凌恭賢後實。而由南於出漢陰（縣屬金州）。直趨金商（二州皆屬陝西）。吳玠急引

蜀吳玠與弟璘（守嘓唐人）大敗之於和尚原又選將敗之於箭筈關兩道皆不能入。○范宗尹罷秦檜冒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欲以河北人還金）一欲以中原人還劉豫（豫北人還金）遂為右相。呂願浩為左相。○兀术會諸道及女真兵造浮梁於寶雞縣（屬鳳翔）渡渭攻和尚原玠璘三日三十餘戰大破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始自河東歸燕山。（金人與玠戰敗憤甚謀必取玠於是兀术會兵十餘萬進薄和尚原玠璘選勁弩分番迭射繁如兩注敵稍退則奇兵橫擊且絕糧道以困之走則設伏以待之敵至發大效弩射之。兀术亟命剔其鬚髯而遁。○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言者黃龜年。紹興三年春。金撤離昌自鳳翔長安聲言東去。聲宣也。孫實。由南於出漢陰（縣屬金州）。直趨金商（二州皆屬陝西）。吳玠急引

已甚謂入曰公欲以戮立法耳乃止
刻薄之人假至親以行法立嚴法以起威徙徃有之亡賴賊性不可任伊婿嘗之矣惜兩甥無婿之見也
張氏曰元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遂其志者以世忠制之於前吳玠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元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張氏曰昔唐憲宗伐淮蔡而成功韓文公作平淮碑有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然彼蔡功之所以成其果出於憲宗之獨斷耶亦惟裴晉公諸賢贊成之耳今也金兵日南非趙丞相諸公力勸則高宗不能決自將之謀噫是役也秦檜不去則難乎其有成矣
張氏曰川蜀富饒金人衆願久矣自非吳玠一戰勝釜則蜀必爲之吞矣蜀既失矣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此舉可知
周氏曰自胡羯深入攻略自如莫敢攖其鋒者今而江淮統制岳飛敗之

兵扼之饒風嶺在金州。金人聞道遶出其後玠遽還仇人關。
在鳳州。金人遂進陷興元知府劉子羽退保三泉縣潭毒山。
屬大安。撒離曷食盡乃引還吳璘以無糧拔寨兼和尚原釜人得之玠度其必深入乃嚴兵以待兀朮果與撒離曷衆犯仙人關。玠與戰七日。金人不能支宵遁玠設伏扼其歸路又敗之。玠使王俊伏河池扼歸路。是舉也金人決意入蜀卒不得志是歲淩又失洮岷關外。惟存階成秦鳳。淩召還尋與劉子羽皆畏讒。淩福州人居住。孔福州居住。白州。淩是行本欲由關陝取中原乃盡喪關陝而歸賴得玠璘保蜀而已。○齊遣李成攻陷鄧襄隨郢成兼襄陽信陽軍等。岳飛復隨郢成兼襄陽而遁。○呂頤浩朱勝非相繼罷趙鼎爲右相。○齊以金兵

分道南侵上詔親征。出如平江。以張淩知樞密院先是淩極言北方既無可顧憂必併力窺東南上思其言遂召之淩至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北兵之在淮東者從之上命淩視師江上將士見淩來勇氣皆倍。言如倍之也。時韓世忠駐揚州先已大敗金兵於大儀鎮擒其將撻也解元成閔與戰于承州。屬淮東。今十三捷。仇悤孫暉敗之於壽春安豐。壽春府屬淮西。即壽州。安豐壽春屬縣。王德敗之於徐州岳飛遣牟皋等攻之於廬州韓常知爲世忠所扼江不可渡乃還。○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齊劉麟豫子。劉猊豫侄。兼樞重遁去。○紹興五年。上自平江還臨安趙鼎張淩爲左右相淩兼都督諸路軍馬尋復命淩視師江上淩至鎮江召韓世忠使舉兵移屯楚州。淩至

于廣德揚沂中敗之于高橋則二將攘夷勤王之心可見矣

周氏曰觀飛之神謀聖筭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冰寇是知兵貴勝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既戡湖湘肅清其功爲何如哉

張氏曰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況忠孝素根于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耕

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屬江東即今姑熟。撫劉光世軍無不踊躍思奮以岳飛爲河北東西招討使。○先是建炎庚戌中有武陵人鍾相。武陵縣屬常德。起於鼎州。屬湖廣今常德府。僭號楚鼎澧辰岳之境。皆盜區相敗就擒。其徒有楊么者。楊么即楊太。么音腰。據洞庭。遂爲劇寇。官軍陸襲之則入湖。水攻之則登岸。曰有能告我除是飛來。除俗語。猶但也。言若欲有害我則但飛來而後可害耳。飛字自爲讖奇甚。浚乃入見。○金主晟故曰防秋。秋天乃胡人厥之時。中國當爲防禦。謂上流不先去。么據上流。么爲腹心害將無以立國。請自行。浚至湖南。會岳飛兵至。急攻其水寨。么窮蹙走水死。遂平。浚自湖南轉由兩淮。淮東淮西。會諸將議防秋。秋天乃胡人厥之時。中國當爲防禦。而後復歸旻之子故晟捨己子宗盤而立旻長孫昌曮馬。

許氏曰張浚治師江上以禦劉豫遣呂祉入秦事所言誇大罔無抑之浚聞不樂曰請事語意微侵罔時罔在內浚在外也自他人處之必將媒孽浚日夕浸潤以罔去之罔有是心遠臣豈能得勝近臣哉浚去必矣而罔乃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嘗

金一志二作昌一剌一馬即旻子宗峻之子。爲總管一案金一志旻未生年。除二諳一版寺極一烈一爲二都一元帥。又一云。金一國自一來以二諳一版寺極一烈一爲二儲副一。故二晟以一宣任一諳一版寺一極一烈之職以爲儲副。昌曮馬名重。至是遂即位。宗盤與旻之別子及粘罕皆爭立而不得。粘罕時已失兵柄與悟室並相。粘罕絕食縱飲而死。○蒙國叛金。蒙在女眞之北。在唐爲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函一史一故一韃一靼也。屬北一元事始於此。○紹興六年。張浚復出視師。上自臨安如平江。齊人分道入寇。初劉豫因粘罕得立。知奉粘罕而已。蔑視他帥。蔑無也。及是請兵於金。宗盤沮之。聽豫自行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劉光世時駐廬州。以爲難守。張俊駐泗州。亦請益兵。衆情洶懼。張浚以書戒俊及光世有進擊無退保。其書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

留可見其所謀爲國而非以已故矣
禺心爲國浚何得而憾之浚心亦爲國也爲國謀而所見抑宜憾之矣然亦爲國事而憾而非以已憾也故他日罷相而力薦禺則可見矣禺初讒浚而浚薦禺浚今省乎禺也他日高宗欲竄浚顏禺力爭而免是禺不負乎浚矣浚禺不自相負其肯負高宗乎浚禺不負高宗而高宗負之使二人之才不得盡展而自墜其中興之業可惜也夫

安ノ用テ養ノ兵ヲ爲ニ戎ノ之ニ事ヲ。有ニ進ム擊ヲ無ニ退ク保ヲ趙鼎等請上ニ親書ヲ付ス浚欲退師還南保ニ江ヲ。以テ江ヲ爲ニ限ト自ラ保ス。浚力爭ヒ以テ爲ス可ト保ス必勝ヲ。一退則チ大事去ル矣。帝手書ヲ報ヲ曰。非ニ卿ノ識ル高慮ニ遠キニ何ヲ以テ及ン此ニ。由テ是異議乃チ息ム。遣ニ人喻ス其衆ニ若有ニ一人渡ル江ヲ即チ斬ル上ニ。南北ノ要衝。江ニ在リ盧州ニ光世不ル得已ヲ乃チ駐ス兵ヲ遣シ王德翟興以テ徇ス。仍督ス光世ニ復タ歸ル盧州ニ。

瓊三敢ク齊ノ兵ヲ於霍ニ正陽及前羊市ニ。皆霍ニ地ノ。時劉猊至ル淮東ニ。阻ム韓世忠兵ヲ不ル敢ク進ム。乃チ從ヒ淮西渡ル浚ヲ。遣ス張俊（一字誤ル術ニ）統制官楊沂中ヲ。后更ム名ヲ存中ニ。字正甫ニ。初メ爲ル密ニ州ノ觀察使ニ。俊至ル濠州ニ與ス俊合ス兵ヲ。沂中部曲ニ。此時爲ル宿ニ衛ノ。

中敢ク視前鋒ヲ猊引ク兵ヲ欲ス會ス劉麟于合肥ニ而後ニ進ム。合肥縣屬ス廬州ニ。沂中與ス遇ス於藕塘ニ合戰ス猊大ニ敗ル麟聞テ猊敗ル望風潰ル去ス。光世兼ル統ス王德翟興ヲ。勝ニ追ヒ襲ス亦捷ツ。北ス方大ニ恐ル。上ニ曰。克ス敵ヲ之功皆出ス右相ニ。浚爲ル右相ニ。趙鼎逐ヒ撤ス守禦ス魯性沈毅歷ス北院樞密使ニ。立ス軍功ヲ。及ヒ經畧邊事ニ。稱ス旨ニ。乙辛誣ス以ス首謀ニ廢ス立ス之ヲ。

耶律撻不也ニ。字撒珏累功遷ス北院宣徽使ニ。耶律乙辛謀ス害ス太子ニ。撻不也知ス其姦ニ。欲ス殺ス乙辛ニ。及ヒ其黨蕭特羯蕭十三等ニ。乙辛覺テ誣ス以ス廢立事ニ。殺ス撻不也ニ。共ニ見ス殺ス。

鼎遂罷ス。○上皇ニ以ス五年四月朔ニ。至ル七年春ニ。皆閒ス。始至ル壽五十四ニ。二帝自ス建炎初ニ。由ス燕山ニ。如ス中京ニ。移ス韓州ニ。在ス中京東北千五百里ニ。後二年ニ。又自ス韓州ニ移ス五國城ニ。在ス金國所ニ。都東北千里ニ。

上皇終ル焉ニ。○岳飛爲ス湖北京西宣撫使ニ。時ニ淮東宣撫使韓世忠ニ。江東宣撫使張俊皆久ニ。已立ス功ヲ而飛ニ。以テ列將ヲ校起ス世忠ニ。俊不ル平ニ。飛屢ニ。己下之ニ。二人皆不ル答ス。及ヒ飛破ス楊么ニ。俊益ス忌之ニ。於ス是嫌隙日ニ。深上如ス平江ニ。如ス建康ニ。舊刊上下有ス自字ス非。飛因ニ。扈駕以行ニ。字典ニ。後ニ從ヒ曰ス扈ス。言ス隨ス從ス天子ニ也ス。八見ス。虜論ス怀復ス。秦檜時爲ス樞密副使ニ。主ス和議ヲ。忌ス飛ニ。成ス功ヲ沮之ス。飛以ス內艱ニ去ス。內ニ艱ハ母ノ喪ニ也ス。上力起之ス。起ス復ス也ス。謂ス喪ニ未ス制ニ。終ス其ノ任ニ用ス也ス。劉光世以言者論其退師數誤事罷兵柄。

史臣曰、書稱知人之難、武穆能之、其過人遠矣、向論呂祉不習軍旅、今果漏軍情、以致鄜瓊之叛、向論瓊德不相下、今果交訟不已、然則鄜瓊之叛、呂祉致之、鄜瓊之叛張浚不聽、飛言所致也、然則當國君子、烏可不以公道而處已待人哉、故曰、公生明、偏生闇、

謝氏曰、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

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氏曰、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真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氷霜者也、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耳、

袁氏曰、胡忠簡公諭秦檜劄子、並出范公溉筆、而忠簡以為公親老上疏、所以舊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機而不忍及其親朋友、此何禮也、

紹興九年、金人先以陝西河南地歸宋、朝廷遣官

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污衣襟也、左衽、衣襟向左、夷狄之俗、朝廷卑執皆為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豫既立為帝、又廢之、夫三尺童子無知、指大家而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堂堂、盛也、相率而拜大家、曾無童稚之羞邪、奉使王倫誘致北使、以招諭江南為名、欲臣妾我、執政孫近附會秦檜、臣妾、猶言臣僕、斬倫檜近三人頭、笑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責無禮興問罪之師、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耳、本於魯仲連連語、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上、連聚

竊、初部州次新州、後海南、梭、是時李綱亦上疏言、今者倫之所歸、與虜使階、乃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之厚德又公所以寧發世勿弗敢忘也

張氏曰人徒知劉錡順昌之捷而不知錡之取是捷者其要有六蓋公心以赴急難一也忘死以堅衆心二也因天變以敗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朮擁衆而來敝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心順昌為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之勝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艫一望十里吳人為之膽落吳幸而周瑜衆東北風決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退此勍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取虜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為美談順昌之事何異於此哉

詔寢陵文地名屬陳襄歷二朝廟陵寢除汴京留守復除宮觀○青澗城李世輔后改名顯忠字君錫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夏無相統攝之權而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欲歸朝金兵來追繼之而走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執戮皆為金追兵所害也至是乞兵於夏以復讎乃卻夏兵而來夏主以王樞啖誘為陝西招撫使出兵二十萬一騎世輔至延安知陝西還宋乃徙見天變以敗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朮擁衆而來敝城難守危如一髮將士有必死之心順昌為必陷之城幸而勝之則心願滿足何暇窮追人情然也何足怪哉臣謂劉錡順昌之勝周瑜赤壁之勝同一機也昔者曹瞞志欲吞吳擁兵臨江旌旗舳艫一望十里吳人為之膽落吳幸而周瑜縱東北風決策一戰而老瞞逃遁不暇幾乎不免吳人之意以為退此勍敵不猶愈於君臣被俘取虜歡呼凱旋莫不相慶至今以為美談順昌之事何異於此哉

詔寢陵文地名屬陳襄歷二朝廟陵寢除汴京留守復除宮觀○青澗城李世輔后改名顯忠字君錫來歸世輔之先累世為蕃族都巡檢使父子雖嘗仕夏無相統攝之權而泣恨不得歸宋齊用世輔知同州欲歸朝金兵來追繼之而走西夏其父母及二子一孫皆被執戮皆為金追兵所害也至是乞兵於夏以復讎乃卻夏兵而來夏主以王樞啖誘為陝西招撫使出兵二十萬一騎世輔至延安知陝西還宋乃徙見天變以敗敵三也以忠義感人四也示弱以驕敵五也以逸而待勞六也議者以諸將不協心追討而失此機會似矣嗚呼當是時也兀朮擁衆而來敝城難守危如

副元帥兀朮為左相乃密奏其主以宋未議歲貢正朔稽表冊命而權臣擅許割地遂渝盟○紹興十年金兵分四道南侵鄜黎守童出山東撤離局陝右李成屈河南孔彦舟等抵東京劉錡字信叔大破兀朮於順昌府擒急啟上召錡還岳飛敗之於鄂城縣屬許州幾擒兀朮飛至朱仙鎮在汴京西南四十五里擒急啟上召飛還韓世忠敗金人於淮陽之沙口兀朮還汴檢兩河軍與蕃部以謀再舉○十一年兀朮陷盧州侵和州劉錡楊沂中敗之於柘皐地在巢縣擒又啟上亟班師沂中自瓜州渡返行在張俊自宣化歸建康宣化地在康西劉錡自采石歸太平州罷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時臨時取旨以韓世忠張俊為樞密使岳飛副使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請韓世忠張俊

史臣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酋可俟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臨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岳飛樞密則兵柄自解檜喜乃奏棄阜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飛世忠尋罷兀朮以書抵檜曰兩朝夕以和請而西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乃可張俊又構成飛罪初虜入扈高宗命飛援淮西就道後貽書以前途之糧飛不為止及俊如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而卒死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酋可俟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檀道濟臨曰自壞汝萬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

歸朝反言飛逗留不進交章劾飛遣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飛子雲與張憲皆棄市凡所親善或黜或死傅成其獄者進秩飛事解檜喜乃奏棄阜之捷召三將赴行在論功行賞飛世忠尋罷兀朮以辭沮喪士氣令萬俟高交章劾飛遣赴獄檜奏誅飛及張憲飛子雲與張憲皆棄市凡所親善或黜或死傅成其獄者進秩飛事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何時太平。飛御士卒有法賞罰必信令行禁止所向無敵故能以少擊衆。欲之術也。仁信智勇嚴閑雅歌投壺閒暇如書生。

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何時太平。飛御士卒有法賞罰必信令行禁止所向無敵故能以少擊衆。欲之術也。仁信智勇嚴閑雅歌投壺閒暇如書生。

和議遂諧歸掌太后及徽宗梓宮於宋。梓宮天子之棺也。以梓木為棺。金人不惟盡取中原之地又利我淮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存乎山原時州入金盡淮中流為界西割商秦之半棄和尚存乎山原時

蕭兀納字特免壽隆初拜北府宰相兀納敦以直言忤燕王及嗣位出兀納為節度使守太傅坐讒奪官既又歷東北路統軍使前後數上書言女真有輕朝廷心宜早為備又言女真其志非小宜及其未發衆兵圖之不聽

大公鬲渤海人咸雍十年舉進士調潞州觀察使宣遷東大兩水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公鬲曰大興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

州鬲興化軍後遷漳州潮州鼎卒於海外當時冀議之人貶竄殆盡無復有志之士扼腕歎息兀朮且死曰南朝軍勢殫甚宜益加和好俟十歲乎南軍衰老然後圖之張浚趙鼎皆遠竄浚連

不得還而宋之猛將精兵方日盛恢復實不難沮於秦檜是時元未稱帝改元。四字宜削去。

不可棄兀朮必欲之遂以大兵闖為畏于時全國屢有內叛宗戚大臣相繼誅夷且北有蒙兀自殪大蒙稱帝改元

隱城燕京徙居之改燕京析津府為大興府號中都以中

敢言兵者。〇紹興二十一年。金主亮以京僻在一岐王亮冥之孫也。〇紹興二十一年。金主亮以京僻在一

之道秦罷役水亦不為災

朱氏曰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紀綱復張諸將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十八九金人於是始露和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金庭獨以長樂梓宮籍口攘卻衆議懼惑主聽使和議翕然以定而不可破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見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雠忍辱為事理之當然嗚呼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坎敵勢以要君

京會盛府為北京汴京開封府為南京而襄漢遼陷府為京如故分襄漢地為十四路置總管府○二十五年。秦檜秉政十八年。臨終猶起大獄欲殺異己者。張浚李光（字泰發）胡寅等五十三人。幸檜病已不能書得免沉謫萬俟卨（字元忠）湯思退（字進之）陳康伯（字長卿）朱倬相繼為相。○三十一年。金主亮修汴京。蓋經營南侵義年矣嘗因使來密六十。○金主亮藏畫工圖繪臨安山水城市宮室以歸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詩云萬里車書合混一汴南那有別根上封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是秋徙居汴遂渝盟舉兵其母諫殺之以戚衆兵號百萬陷淮泗諸郡江淮浙西制置使劉錡遣王權迎敵權逗留

已而退遷奔采石報至中外大震有浮海避狄之議陳康伯不可余闋獨視師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陷揚州趨瓜州劉錡遣將敗之於阜角林（在揚州）有詔令錡遂軍京口防江上金主欲由采石濟朝廷以李顯忠代權而未至金人舟來益衆文亟督水軍海鰍船擊死鬬金人不能濟時高聞有內變（檜立高主）又聞舟師由海道來者已為李寶所焚而荊鄂諸軍方自上流而下忽甚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必濟期盡殺諸將遂弒亮亮之弟褒已權立高主褒于遼陽聞其死遂入謀也渤海一軍叛去京造謀更為閔宗慶宗之孫也後改名雍先是慶元張浚嘗言金必渝盟時相湯思退等大

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及君後親無窮不至此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也

劉氏曰靖康之末檜任中司以扰藏請存趙氏為周靴丟天下高之及歸為相力引一時賢仁如胡安國之徒布在臺省士大夫亟稱之既而諸執政盡逐而檜獨留專世忠張俊岳飛方擁兵權檜與張俊腐約和議而以岳歸俊飛既誅世忠亦罷由是中外大隈盡歸于檜非檜親黨則不得仕

忠正之士多避山林罷兵議和而使高宗不能成中興之業者禍之罪可勝誅哉

駿以爲狂王是淡起判建康。上自臨哭。如尊康淡迎謁衛士。○三十二年。上還臨安。金使來建使見其復用。以手加額。○三十三年。夏六月。上內禪退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改元者二。曰建炎紹興。皇太子立。是爲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初名伯琮。宗室。追封秀王。諱來儀子。偁之子。（偁本守ノ稱。孝ー宗父已死。追封ノ秀王。諱ノ曰ノ安僖。名ハ子偁。）太祖七世孫也。（秦ー王德芳之後也。）母張氏。夢崔府君衣羊來曰。以此爲識。（音志。記也。後漢ノ崔瑗守ノ子王。舉茂才。遷ノ汲令。人歌ノ之曰。天降ニ神明ノ君ヲ。賜ニ我ニ慈ー仁ノ父ヲ。後胡廣薦瑗ガ宿ー德。大ー儒。遷ニ濟北ノ相ニ。後人祭ニ其ノ墓ー。瑗嘗ー府君。）高宗爲康王。出使至磁州。磁人進羊。（兆ー羊ノ生ニ伯琮於秀州ニ。有嘉ー祥之瑞。小名羊。）高宗要太子勇。

蕭札剌字虛撒。性介特。不尊性業。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隆緒累召擢職。以疾辭。遂入頡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頡山老人云。

劉氏曰。魏公之志。貫日月。既有識之者。然早歲晚節。不可辨者二。力攻李綱而寧與汪黃同朝。一不可曉也。力引秦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鼎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

卧來世之識。悲夫

命選太祖之後。得伯琮。鞫宮中。賜名瑗。適與崔府君名同。封普安郡王。秦檜疾其英明。而不能宮也。竟立爲皇子。賜名瑋。封建王。（或作ニ紹興ー。）尊太上皇帝爲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太祖千ー作奉誤。）皇后吳氏爲壽聖太上皇后。○以史浩（浩字ハ直ー翁。）爲右相。張浚樞密使。督師江淮。遂北伐。浩不與其議。力丐罷。（丐音蓋ー乞也。）李顯忠出濠州。趙璧（璧ー縣屬ス泗州ニ。）邵宏淵出泗州。圍虹縣。（屬ス泗州ニ。）降金將。（浦察徒穆大周仁等。）進克宿州。（屬ス河南ー。）金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紇ー石ー烈ハ三ー字ノ姓。）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未決。諜報金人大興河南兵將至。會宏淵與顯忠不相能。（降ー卒訹ノ宏淵ガ卒ノ奪ヲレ乃。顯忠斬ルノ是ニ將不レ協。能ハ猶ホ不レ善ノ也。）而顯忠又不鞫士憤怒。遂潰而歸。金人亦解去。上銳意恢復。是役不

呂氏曰嘗觀國家自有中原之禍以來終始主戰者淺也終始主和者擯也以淺主戰而不免有富平之敗鄒瓊之叛符離之潰以擯主和而江左少康二十年是以當時主議者寧為擯而不為淺游說者寧慕擯而不慕淺無他擯之所為與人之私心合也然千載而下言及擯則人皆思食其肉以快天地神人之憤言及淺則人莫不以手加額效林宗而慕李膺者矣以此見忠義者人心之所同淺之所為又與人之公心合也彼竇貴利達飄風過耳而端人正士共風常存是淺雖死而淺之心未嘗不行於後世也

呂氏曰淺有社稷大功者五建儲解之勳發儲嗣之議誅范瓊以立國基用吳玠以保全蜀卻劉麟以定江左世但以富平符離之役議之然曹樞歧溝之敗其喪師處國亦不下富平符離豈可以一靖而掩其大德乎

利乃復議和陳康伯罷湯思退張浚為左右相浚仍以都督視師戮力而罷未幾卒浚許國之心白首不渝終身不主和議遺命付其二子以不能復中原雪國恥不得稍葬先人之墓(綱目孝宗隆興二年張浚得疾手書付二子枏杞即于南軒先生也後帝思浚之忠贈太師謚忠獻)○湯思退深有召屢議和之迹言者(殷公武等)論罷竄之(張觀等劾浚交通外國)死康伯復相和議成先是國書太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書用若臣之禮有再拜等語金使至則起立問金主起居降坐受書(禮記曲禮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自稱曰陪臣其使者赴金自稱陪臣且降坐也)奉使者(赴金者)自同陪臣館伴之屬(官掌蕃夷賓客之使)皆拜其來使(乾道元年魏杞還始稱上為宋皇帝止為叔姪之國易歲貢為歲幣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畏如紹興之時而

餘禮往往竟不能盡践(徃非一也)上終身憤之其後屢請還河南陵寢地改受書禮(金主親起降坐也)無能輔其志者自陳康伯辛後洪适(字景伯)葉顒(字子昂)魏杞(字南夫)蔣芾(字子交芾音芾)陳俊卿(字應求)虞允文(字彬甫)梁克家(字叔子)曾懷(字退道)葉衡(字夢錫)史浩(字直翁)趙雄(字溫叔)王淮(字季海)周必大(字子充)留正(字仲本)相繼為相惟浚卿允文並相時有經營北方之議而浚卿持重辛與允文不合允文所為人亦議其虛誕竟不效如浩尤不主用兵必大從容廟堂善類多所引進朱熹(字元晦)以淳熙十五年被召必大作相時也初程頤辛於徽宗之世其徒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在欽宗光堯時(光堯高宗)皆被擢趙鼎雖不及識頤而主張其學惡之者以楊時為還

耶律中為五院都
督天祚中金兵犯
地嶺西盡徙其民
中死之
轉慶民為宣州節
度使金兵破宣州
慶民死之遼亡死
事之臣他無所於
考
金名臣
撒改剔致諸部獻
訟悉得其情伐遼
之計雖決於廸古
乃銀朮可實自撒
改啟之進拜國論
胡魯勃海烈
周氏曰君子知有
王法而不知有權
勢知有其君而不
知有其身康仲友
以王淮同里且為
婦家孰不以宰相
之姻而避禁朱
子孰法不容上章
力論王淮既還其
情而又論之不已
由是奪其新命以
授朱熹君子豈可
以貨取乎故力辭
不拜遂乞奉祠嗚
呼是知君子立心
介然獨立固肯自
貶以同流俗求其
合義而已矣豈以
權勢之故而易吾
之所守哉
宗雄如善射及長
辨智孝謹人樂歟
之阿骨打襲伐遼
宗雄皆身先士卒
推鋒逐北遂取燕
州
史臣曰高宗以公
天下之心擇太祖

魂鼎為尊魂胡安國

字康侯。

為張魂。三魂字
指程頤

其後又有尹焞。

字彥明。

見召入經筵。正字通經筵王者講讀之處也

焞蓋陋晚年高第也。高肅

士夫名程氏之學曰道學時好不同亦多以此名見擠於世。

擠壓也

延平郡屬福建今南劍府

李

侗字仲。

受學於楊時之門人羅從彥。

字仲素。

而熹又受學於

侗胡銓嘗薦熹於光堯嘉不至。乾道以來屢召不起。特旨

改秩奉祠召入館。不就。後為南康守。浙東荒除熹提舉往

按之過闕嘗一入奏事。

上書事

至是召對除兵部郎與侍即

林栗不合。

栗與林栗論易一卦由是不合

即奉祠去數月復召。熹辭惟進

封事。

實封上事

言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大本在陛下之

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侍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

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熹之同志有廣漢張栻者。

字敬夫。

魏忠獻公浚之子。嘗學得之胡宏。

字仁中。

宏安國子也。栻之言曰。有所為而為者。利也。

擬及頗而為之也。上為字聲有呵

無所為而為者。義也。學者誦為名言。稱栻為南軒先生。有呂祖謙。

字伯恭。

者。公著之五世。希哲之四世孫也。亦祖程氏之學。學者

稱為東萊先生。

東萊地名。取

皆先是數年卒矣。惟熹學問老

而彌篤。學者共師宗之。

泰山北斗南使至北。金人必問朱先生安在。同時有臨川

陸九淵

字子靜

世稱象山先生者。

象山書院所存也。

與熹爭論太極

圖說。且謂學有悟入。議熹從事訓解。意見頗立異云。○

上久有與子之意。

即禪位也。

會光堯皇帝壽八十二而崩。乃

之後得孝宗之賢而立之、聰明英毅、卓然為南渡諸帝稱首、可謂難矣、即位之初、有志汲汲、復讐雪恥、特雖遷延失利、重違高宗之命、不輕出師、又値金世宗亦賢主、無釁可乘、但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歳弊、以定鄰好而已、然自古人君起自外藩、入統大統、而能盡孝慤之孝、求有若帝者、終喪三年、又能却群臣之請、而力行之、廟號孝宗、其無愧矣、

阿離合滿、建捷善

詔內禪上奉德壽二十六年。德壽、光宗宮名。孝養備至、既升遐哀慕若切、以不得日奉几筵。侍養之一也。欲退終喪制、移居重華宮。德壽宮、更称重華。在位二十八年。金世宗雍以是歳殂。其嗣立、恭先卒孫璟立。雍賢明仁恕。號為北方小堯舜。故金之大定三十年。世宗年號。與宋之隆興乾道淳熙。帝在位中年號。相終始、南北皆得休息。彼此無可兼之釁。上之憂志不克大有為者、以此。太子立。是為光宗皇帝。

光宗皇帝名惇。孝宗第二子。年四十四。自東宮受禪。尊太上皇為至尊壽皇、尊皇后為壽聖皇后。周必大罷留正葛邲字、楚輔。為左右相、改元曰紹熙。皇后李氏大將李道女也。悍而妬。欲亟立皇子嘉王為儲嗣。舊刊皇作太、非。因內宴請於壽皇、不許。后不遜。

戰攻阿骨打伐遼、屢有功、以為國輪乙室勃極烈、後改封隋國公、

張氏曰、嗚呼、逆惇、父疾不問安、父崩、不成服、惟婦言是用、勤輒稱疾、既云有疾、何與倡后招搖王津乎、跡其所為、太逆不道、且五霸之君、尚以詐不孝為盟、當時金人若興問罪之師、則宋人聶爾之國、其能保有乎、汝愚責臧之卿也、此舉得矣、及履之而不聽、則易位、汝愚有焉、

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壽皇有廢立意。致上驚懼。忽得疑疾。通鑑。二年冬十一月。帝有疾不視朝。初帝欲禪位。官者近習皆懼。遂離間三宮。帝至三宮。授藥。官者遂訴于皇后曰。太上合藥。大黃。其奈宗社何。后心動。及聞後宮有暴死者。上震懼疾愈甚。黃貴妃有寵。后因下帝祭太廟。宿齋宮。殺貴妃。竟震懼成病。不復過重華宮。近兩載始一至。壽皇殯不能成禮。而罷。帝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不能執喪。以疾也。一日忽仆於地。中外危懼。可補在位五年改元者一節。

太皇太后立嘉王。是為寧宗皇帝。

寧宗皇帝名擴。光宗第三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疾病。未能執喪。寧宗趙汝愚守正直。密與宰相留正議。知汝愚聖慈烈。乃太皇

陳氏曰汝惠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宋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以幸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佗胄所撓不死邊荒宋之陵夷馴致不可為惜哉

丁氏曰孔子贊殷三仁蓋以其或生或死皆仁也論者謂趙汝愚為右相之日佗胄仗內批以

太后以宗社為憂紹熙初光宗上高宗后吳氏尊號曰憲聖慈烈太皇太后將白事而

難其人有知閤門事韓侂胄字節夫者琦之曾孫而太后之女

弟之子也妹曰女孫乃因以入白汝愚因侂胄以入白之也太后垂簾引嘉

王入即位代執孝宗之喪代光宗孝宗承重中外危疑者乃定光宗

居壽康宮後六年而朋壽五十四上之為嘉王也黃裳為

胡善官掌輔贊善道講說開導開或作非光宗嘗宣諭曰嘉王進學

皆卿之功裳曰若欲進德修業追跡古先拓王須尋大下

第一人乃可問為誰以朱熹對彭龜年字子壽繼為宮僚東宮

因講每及熹說上傾心己久傾心言向慕也熹在光宗時守潭

州後守漳州為湖南安撫使上登極即位首被召除待制

兼侍講熹未至已聞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有漸御筆內批

逐諸賢畏三仁皆貴成也生則為微箕死則為比干無不可乎苟欲其生而諉其死是不識仁者矣

也有漸用事者草之也深憂之留正罷汝愚為相韓侂胄自負有定

策功希不次之賞汝愚一不肯驟除遂怨韓侂胄欲推定策

傳導詔旨寖見親重時乘間竊弄威福時宰相徐誼告汝

愚曰侂胄異時必為國患而遠之不聽葉適亦論之汝愚不聽

善類裁抑僥倖小人滋不悅相與共排之朱熹既至上疏

忤侂胄在朝甫四十六日而罷熹時年七十天下大老去之

之命遠近相弔天下大老去之熹時年七十天下大老用孟子字面誰不欲

去若正人盡去何以為國為治也汝愚袖逐內批還上呼批旨罪朱熹之名

且謙宜拜不聽侂胄欲併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

曰彼宗社忠誠以謀宗社忠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汝愚在

相位數月罪狀貶竄服藥以死南宋書趙師召十書允斬衡汝愚悵然就道至衡

之立本宜仁俟作
之賜與諸大臣建
請之切群憸矯誣
乃以定策歸功黎
確而上諡宣仁下
累王珪遂為元祐
大臣不可解之禍
其往轍可鑒矣我
寧考纂承大統蓋
燕德宮定計於內
趙忠定諸臣效忠
於外侂胄何人斁
敢覬覦竊弄威福
既擯奪其功掩為
已有猶且附會言
章竄之於必死之
地亦獨何心哉然
則確與侂胄其罪
俱不可勝誅矣

州ノ病一起。為二守一臣錢鑑所劾。暴死。天一下冤之。侂胄誅。復二原一官。謚二忠一定。子崇憲登二用一。

劉德秀 胡紘 沈繼祖 等為僉人博擊善類無遺。彰謚年號

光祖 字、遵 淵 意顗 字、茂 獻 葉適 字、正 則 徐誼 字、子 宜 沈有開 吳獵 字、德 夫

黃由 黃度 字、文 叔 鄧驏 陳傅良 字、君 舉 樓鑰 字、大 防 鄭湜 李祥 楊簡 呂祖儉 曾三聘 字、無 逸 游仲鴻 項安世 字、平 父 孫元德 秉 樊

趙忠定諸臣效忠於外侂胄何人斁敢覬覦竊弄威福

既擯奪其功掩為已有猶且附會言章竄之於必死之地亦獨何心哉然則確與侂胄其罪俱不可勝誅矣

陳武 汪達 范仲 藺 薛 瀛 李體仁 字、元 善 等聚 遂不可勝紀。籍

記黨人姓名目曰偽學。呼ノ邪ノ呼ノ偽ノ皆漢末黨錮餘弊。而愈甚愈虐矣。

首在籍者數十人。蔡元定坐謫道州。編管太學生楊宏

中 字、充 甫 等六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衛蔣傳徐範

亦坐上書救黨人編

管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官。俞鼎 字、仲 遠。謝

深甫 字、子 肅 相繼為相。○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

周氏曰朱子發聖人未發之指端倪未睹之大成諸儒未集之大成正心脩身安貧樂道則行之慶則達之誠當代之大賢也然卒忌讒邪帶累大用非朱子之不幸乃宋室之不幸也萬世而下仰其餘澤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顧不偉哉是以朱子之屈於一時正所以伸於後世豈若凡卉之流春榮而秋瘁耶

周氏曰宋之侂胄庆議代金以一時利害計之未為失策然斷自一心不待朝命之及已非

雖嚴禽葬者亦斃千人。呂祖泰 字、泰 然。上書論雪偽學乞誅侂

胄及其黨蘇師旦周筠羅逢陳自強 字、勉 之徒。召用周必

大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杖一百不剌面配欽州。

必大亦坐請降嘉沒踰年黨禁稍解諸人咸復官自便。得 從

嘗留正以嘗引用黨人亦黜官。俞鼎 字、仲 遠。謝

深甫 字、子 肅 相繼為相。○朱熹以慶元庚申卒。時偽學黨禁

遵 就 所 便 也。咸 作 或 誤 註。然消沮變化之餘風俗已大壞矣。○謝深

侂胄亦不辭。總積罪惡至於生事開邊而極。是有蒙古

部。即 蒙 兀 部。見 上。興於北方在金世宗時已強盛 稱 帝 未 稱 帝。至

璟立蒙古兵來騷長驅入金始多事。侂胄聞金有此釁謂中

可 削。於 擬 比 天 子 車 駕。土木侈於

征伐自天子出之意其與羣之固請不待君命殆又甚之況其師出無功則喪兵失地蓋自此始綱目不書詔議伐金而直書韓侂胄定議伐金則其專輒無君已見於此何待他時而後見耶

孟氏曰吳曦潛以蜀獻金金輩宗賜曦詔云卿自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遂被慘戮之誅云云方檜殺飛以為不容不殺也乃數世之後金猶以之賢口招徠中國之叛

原可圖有吳曦守仲烈者前蜀帥吳挺之子璘之孫也吳氏世職西陲威行西蜀陳殷曰四蜀非一作四川蜀而不許侂胄遣歸數年蓋欲使遠慮曦有異志久欲歸蜀而出兵以伐金詔詔署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四夫魁虜猶托要盟殷生靈之資奉漢壓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蹇而公肆創艾歲元太祖始繼元年以下加支干為異例是年也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酋極詆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人之子為人臣嘗念祖宗之憤云云韓侂胄命直學士院李璧所草也言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侂胄聞而喜之以為直學士院階成鳳獻金求封為蜀主尋即以四州階成鳳獻金求封為蜀主尋即稱帝賴李好義楊巨源字子淵與安丙字子文密謀曦僭號踰

月而誅○是歲元太祖即位於斡難河之源太祖姓奇渥温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也其先世為蒙古部長至太祖之父曰也速該始併吞諸部落愈強大後追謚曰烈祖神元皇帝初神元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宣懿石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神元異之因以所獲鐵木真名之志武功也左傳魯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晉侯名子以成師之類元年當作元年三年元太祖時北伐諸蕃盡有其地西南大震亟遣使林栻辰王神等通兵連陷蜀漢荊襄而淮諸軍東南大震亟遣使林栻辰王神等通謝於金而佯畀弄兵之意猶未已中外患之遂有誅兇之

將使蠭以飛為戒則敵人之畏飛可知矣若秦檜者每求使至金必問其年惟恐有老衰又問其位惟恐有不用至檜死而恨中國之無復有如檜者則敵人之喜檜蠭宋可知矣勤敵之所以忌用敵之所喜若宋者何不已哉

史氏曰戚人之譬釋禮記者猶可書五世卿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讐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於函首乞和

何也當時大學諸生語曰鼂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未嘗以名義言也

呂氏曰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鑒興親征達覽擾攘是以有紹興之和嘉定之和彼欲得權宰之首則與之屈已而和犬羊巧詐寧無易戎之心乎

呂氏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徙徃至於興兵佗胄窮兵極惡海內切齒恐無善後之計乃假恢復之名以為固寵之謀抑不思兵凶戰危不可僥倖然自為計則得矣天道肯從之乎

議。（兒ハ指佗胄）皇后楊氏矯書廢立通古今（當時）侍郎史彌遠（字同）叔建密策（當時ハ恐ヒ禮部訛）而旨從中出者。皆后實為之。一日佗胄入朝。彌遠使殿帥夏震以兵邀之塗。擁出玉津園。（本傳。出作玉。）推殺之。（南宋紀。自二兵一興一以來。一人欲レ罪二首謀一乃矯レ復二鋺意一出二師一中外憂懼。然皆畏二佗胄一不レ敢レ言。彌遠入對。因力陳皇子榮王具二疏言一佗胄以レ金亦陳皇子榮王迫之勠請誅二佗胄一以安二人心一私之大屆。而佗胄以レ金賄二楊次山與一彌遠。共圖レ之。）○先是元太祖征曲曼。拔力吉里。墨而還。至是秋再征之。（克二斡羅孩一城。）○戊辰嘉定元年。（元太祖十一年。）陳自強竄死。（竄二于雷州一。）翦師旦處斬。（師旦因二力陳一皇子榮王迫之勠請誅二佗胄一以安二人心一私之大屆。而佗胄以レ金賄二楊次山與一彌遠。共圖レ之

打令、自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銍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卒贈泰王、
宗望善用兵、其擒遼主妻子、得傳國璽、殺張覺、父子撫定南京、降郭藥師、董才獲其用、伐宋夜破姚平仲、襲營、吳四十萬、克汴、執徽欽二帝北歸、皆禹功也、
粟室字斡里衍、完顏部人、佐阿骨打、累敗遼兵、降諸路、既克黃龍府、命粟室守之、

自是連歲攻取金州郡。明年遜別克金東京。○癸酉（嘉定）六年。元太祖八年。金主衛紹王允濟在位五年。無歲不受兵。歲不能支。且失將士心。爲大將胡沙虎所弒。追廢爲東海郡侯。立豐王珣。珣、宣宗。元太祖分兵三道並進。太祖上。舊璟之兄也。豐。綱自作昇。是爲宣宗。元太祖駐蹕燕北。金主以岐國公主濟亡刊脫元守補之。取燕南山東河北五十餘郡。綱自作九十餘郡。○甲戌（嘉定）七年。元太祖九年。女。及童男童女五百。馬三千。兼金帛以獻。乞和。雖見許。度不能自立於燕。五月遷于汴。留丞相完顏福興輔太子守中都。忠居燕。太祖遣兵圍之。守忠走汴。後一年而燕京陷。元兵距汴二十里而去。金人自是地蹙益甚。

（宋）川蜀淮漢以自東叛之。東阻河西阻潼關而已。欲窺

銀术可與習古迺如遣取阿陳遷吉遣可取狀阿骨打意遂決阿骨打襲將戰于遼會古城遼兵二十萬、銀术可與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遼兵大敗、

（宋）開禧代斡魯古爲咸州副都統、蔡京敗盟有狀、遂爲都統、同諸將南伐、襲山克汴州、師還下河朔。

金未諫水縣乃手。諫水縣、屬冀州。

（宋）定十年。元太祖十一年。元以木華黎。木華黎、勇毅多智略、猿臂善射、號拔都、

在開禧乙丑間。已嘗應募焚其縣矣。○丁丑（嘉定）十年。元太祖十二年。

（宋）寧宗

來諸州。○戊寅（嘉定）十一年。元太祖十三年。元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及忻代澤潞諸州。太原、帥烏古論先定河北、長之買酌斜也、初爲吳勃極烈、取春州泰州、維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群議並興師、

（宋）是歲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中興。

諸軍取中京後取西京時山西諸城雖而人心未固斜也使宗望請金主歸軍遂定燕京、

宗幹佐阿骨打進退皆中機會晏乞買主為國論勃極烈宗幹從宗望輔兄後伐宋盛高宗于溫州又從宗輔定陝西克和尚原大春中進都元師、

希尹完顏部人阿骨打舉兵常任軍屢著功大會大舉伐宋為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帝以歸賜鐵券令剌即位尊為尚父相坐讒誅、

最字勉道宗翰等入宋金主吳乞買使勗就軍中徙劈之宗

朝等問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而完顏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真字於是始有記錄、

史臣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援善類其政可觀中更

宋史卷二十八 理宗紀一

非。○高麗王暾降于元。暾。元史作昛。綱目。蒙古兵襲叛入于契丹。經高麗之境。高麗人洪大宣降。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暾降。請歲貢方物。○己卯（嘉定十二年。元太祖十四年。）西域殺元使者。太祖親征。取訛苔剌城擒其長哈只兒。○庚辰（嘉定十三年。元太祖十五年。）元太子華察兒地至眞定。又徇河北諸郡。○壬午（嘉定十五年。元太祖十七年。）元太子拖雷。太祖第四子。與太宗同母。拖雷善用兵。太宗克西域諸城。遂與太祖會于秋金主立。遣謚曰英武皇帝。廟號憲宗。

復遣使請和。太祖時在西鶻國謂之曰。我向令汝主授我河朔地。今汝主不從。今不善輸已盡取之。乃爾來請耶。遂不許。○癸未（嘉定十六年。元太祖十八年。）春三月。元太師魯國王木華黎卒。○五月。元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達魯花赤者。譯言掌印官也。草木子曰。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掌印信以

宋史卷二十八 理宗紀一

總一府一縣之治。判罪則用斤。○金章宗瑱在位十一年。舊刊誤作二。子守緒立。是為哀宗。○甲申（嘉定十七年。）

而殂。一作二。在府則總官。在縣則縣尹。

元太祖重其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前

色而一角。能作人言。

耶律楚材。序。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太祖有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以一讐也。吾為汝報之。楚材對曰。臣父祖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讐君父乎。太祖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博究群書。天文地理律歷術數。釋老醫卜。無不知者。憂人常八介者。善造弓。見於太祖。因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治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耶。太祖聞之。甚喜。曰。見親用。嘗與西域人卜之。月一蝕。西域人曰。其夜果不蝕。楚材曾言。其夜月當蝕。西域人曰。此人天賜。我家。國厥後軍國庶政。嘗悉委之。

端。一作二。萬八千一里。又曉四角之一語。能言四方語。好生而惡殺。此

曰此默名角

韓侂胄內蓄辭蔑指正為偽外挑強隣流毒海甸覃求成國躰黔吳及彌遠擅權幸帝老王窈亮威福至於皇儲國統亦得乘機伺間遂其廢立之私他可知也

天降符以告陛下。願承太心宥此數國人命。今木軍征西已四年。太祖即日班師。自歲丁丑以後。宋與金戰雖迭有勝敗。然三邊東北也。無歲不被其擾。上在位三十年。改元者四。謙恭仁儉。終始如一。然慶元嘉泰閑禧凡十三年。則倦胃之政。壽五十七而崩。彌遠定策立嗣。嘉定十七年。則彌遠之政。是為理宗皇帝。

理宗皇帝初名與莒。宗室。追封榮王。諡文忠。希瓐之子。是時理宗父已死。追封為榮王。諡曰文忠。恭生名希瓐。太祖十世孫也。燕王德昭之後。寧宗子多而不育。鞫宗室子名詢立為太子。薨。詢初名與莒。恩榮王子。初皇弟榮王。靖嘗以宗室子賜名貴和為之後。沂靖惠王柄無子。沂國。靖惠。謚。嘗以宗室子賜名貴誠為皇子。賜名竑。封濟國公。竑慧而及失太子詢。遂立貴和為皇子。賜名貴

輕嘗疾史彌遠專權。謂異旨不可容。竑嘗書几上曰。彌遠指與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於此。又嘗當決配八千里。又嘗呼彌遠為新恩。言他日寵之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而忌之。故陰為之計。與莒如不好。毛群兒裹媪輒獨登高坐。不動長上見者。長上猶長老也。指以語群兒。群兒曰。汝曹不效此人。猶云勿效此一人為一也。恰大王相似。群兒羅拜其下。遂有趙大王之號。彌遠物色得之。嘗取應得舉矣。選舉走得舉已出應之也。取應入取應之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特旨補官。竑既為寧宗子。遂以與莒為沂王。後賜名貴誠。除邵州防禦使。邵州屬湖南。寧宗大漸。乃白中宮。寧宗后楊氏。以貴誠為皇子。改名昀。音勻。宣遺詔即位。舉哀于柩前。畢即位。進竑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即宣州。恭聖仁烈楊后。聽政。聽政事定。然後撤簾。不復與聽政。時眞德秀論下收人心一四事。除詔出命論。二平賞罰。三却苞苴四達下情。○

法最正、諸后最賢、傳授最明、自理宗之立濟王之死、而後所謂家法之正、后德之賢、傳授之明、遂掃地矣、然理宗之立實出楊后、殊遠之計、非若隋之楊廣必欲廢兄而奪其位也、故猶相傳五十年、而後亡、噫、天之為德、其明矣乎。

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天會十年、舉進士第二、歷翰林脩撰、遷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正、礪性剛直、位雖已著、事之以正、不少阿、或有陵蔑下寮者、以禮折之、

乙酉、寶慶元年。元太祖二十一年。時外議籍籍。多也。有謀作亂立竑者。滿任滿丙等。事未克、皆死。孀遠橋之詔、殺之竑、為巴陵郡公。李全在楚州、與制置使也。相拒。殺國、痛抑之。全軍、犒賞。十損八九。及全來謁、坐受其拜。亦以問罪為辭。亦對上作乙也。舉兵南向、圍揚州數旬。○

丙戌、寶慶二年。元太祖十一年。元太祖伐西夏、取甘南等州。遂踰沙陀、至黃河九渡。黃河上流分為九派。可渡。故曰九渡。○丁亥、寶慶三年。元太祖十二年。元滅夏以夏主李睍歸。夏亡時。諸將爭掠子女財帛。耶律楚材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惟得大黃。可愈。楚材用之。疔活萬人。○七月、元太祖殂于六盤山、臨殂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莫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搗汴京。汴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葬起輦谷。至元二年冬。追謚曰聖武皇帝。廟號太祖。按簡錄。至元二年追謚。武宗至大二年上廟號。太祖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其勳績甚衆。勳與勛同。史之紀載不備。惜哉。太祖既殂。時皇子窩闊台留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皇子拖雷太祖第四子。監國。以俟皇太子至而立之。越二年。皇太子始立。是為太宗。○己丑、紹定二年。元太祖十四年。元太宗名窩闊台。太祖三子。母曰光獻皇后。弘吉剌氏。是歲秋、葬太祖于起輦谷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大會諸王百官。以太祖遺詔即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就班以拜。○庚寅、紹

烏林荅贊謨、歷行臺參知政事、時思忠為行臺尚書左丞、贊謨無能、贊謨卽之兩人由是交惡、思忠構殺之。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在宋為醫官人、入汴得之、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上疏諫、海陵怒、命戮於市。

宋敘歷事烏禄、為寧昌軍節度使、契丹擁衆猝至城中、兵少、敘自將擊之、為敵被執、久而脫歸、拜兵部尚書、同諸將伐契丹、徹來兵、皆屢捷、除河南

路統軍使、丁氏曰、范葵皆趙方之子、從學朱子高弟李燔、而其討賊之功如此、不亦榮其父光其師也哉。續編與綱目所書皆先范後葵、蓋以兄弟論、宋傳先葵後范、則以功業論矣。按宋自端平以來、捍禦淮蜀者、皆葵麾下之將、及葵八十、而衛國之志益堅、惜乎棄汴京失荊襄自詒伊戚、

業蹟

宋憲少入太學、兼通文眞奚丹漢字、未冠、從宗翰入宋、破汴京、衆爭趨府庫取財賄、憲獨載圖書以歸、大定中、拜太子大師平章事、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歷興中尹、石知海陵忌宗室而海陵又知石為祿毋湯、石頗不自安、秩滿、託疾還鄉里、

蒲鼎寀壽性沈厚、有明鑒、通契丹漢字、長於吏事、歷駙馬都尉蠡州刺史、濬州防禦使、有惠政、兩州人刻石紀之、

丁氏曰、論者謂、宋報金弊、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威、號取虞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

定三年。元太宗二年。元遣兵取京兆。七月、太宗自將伐金。皇弟拖雷姪蒙哥帥師從。按天成等傑、逐渡河、攻鳳翔、十一月、師攻潼關、藍關不克、扶天勝寨及韓城。蒲○辛卯紹定四年。元太宗三年。春、趙范字武卿、趙葵字仲南、大敗李全于楊州城下。上言圍楊州終日張燈。屬音燭。會也。全置酒高會于平山堂、城中謀知夜遣兵出其不意、刼之。全走陷于濠。城下池也。爲亂槍所斃。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其餘奔走北去。○二月、元太宗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五月、元遣使來假道。宋殺之。統制張宣殺之。○八月、元始立中書省、改從官名。從上。便蒙補侍字。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粘合重山爲左丞相。粘合重山佐成之、議以不忠武不謚忠烈。耶律楚材、魏國人。丞相、謂丞相。凡建官立法多出耶律楚材而粘合重山見稱。封魏國公。鎮海爲右丞相。鎮海忻烈台氏。初以軍伍從太祖有功。嘗与金戰于桓州。矢中脇、裹瘡而出者數四。軍聲大振。定宗時卒。年八十四。○十二月、元太宗取汴。○壬辰紹定五年。元太宗四年。元太宗由白坡渡河次鄭州、攻鈞州、克之。鈞、舊刊作釣、誤。遂取南虢、嵩汝等十四州。南虢、嵩汝、陝洛、許鄭、陳亳、潁壽、睢永也。旧刊州作刂年誤。使速不臺、元良氏。有膽畧。驍勇善射。圍金汴京。與金人鏖戰於陽翟、潼蔡之成、亦潰。潼、藍關名。西兵畢至。合圍於汴。○癸巳紹定六年。元太宗五年。金主遣其弟訛可入貢。太宗還留速不臺守河南。八月、金兵恒山公武仙等將之、救汴。遇元兵于京水、諸軍與戰敗之。九月、太弟拖雷率師、會金主守緒突圍出。以糧盡援絕、勢益危急也。走歸德府。速不臺復進圍之。○元再使王楫來議夾攻伐金。京湖制置使史嵩之

不元恊則金讐既莫報而已禍亦隨弟弥忠子。以聞朝臣皆以為可遂復讐之舉獨趙范不喜。曰。宣和海上之盟。徽一宗宣和元一年。使一馬政与一金約二夾攻一遼。欲初甚堅。迄以敗。竟不可不鑑。帝不從。既而高之報使詩之。嵩之乃建鄒伸之報謝且議夾攻汴京。元人許侯成功以河南地歸宋。○癸巳紹定六年。元一太一宗五一年。金主奔歸德。糧絶乃趨蔡州。其將崔立以汴京降元。四月。元速不蛮進至青城。即一前一金一人。俘来之一地而歸。太后先。后次之。宗族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九五百餘口。皆赴北。史臣曰。金亡。天下人之主。帝人之俘虜。百年之後。適啟崔氏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首子曰。哉之戒之。出爾反爾。豈不信哉。由是以觀。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之俘宋也。北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金也。即金人前日俘宋之地。元興金同是夷也。金以夷而戕華也。元不自戕。其類而天假手于華人之崔立。以伐宋之報復焉。諺有之曰。人雖巧於施。為天更巧於報。嗚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史臣曰。金之初興。天下莫強焉。太祖太宗威制中國。天駟欲效遼初故事。立楚立齊。委而去之。求入不競。遂失故物。熙宗海陵濟以殘虐。世宗章宗。稍復舊疆。然而外侮日深。宣宗南遷。益不振。哀宗孱弱。不能自強。卒以亡國。嗚呼。金之興亡。豈非天哉。

卷二十七

理宗

崇一遷孟珙一序一珙。以兵四萬人先至圍其東南。元兵圍其西北。○甲午端平元年。元一太一宗六一年。正月。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子承麟。宋孟珙入蔡州。元師從之。守緒自經死。亟取其首送于宋。獲承麟殺之。金自完顏旻啓于太廟。會淮帥趙范趙葵以七年而亡。○夏四月。獻金人之亡。為恢復計。朝臣多以為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帝乃命范移司黄州。一司一官也。刻日進兵。刻一与一期同。范參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肯捐所得以與人耶。時一納一陳一蔡一地一分一屬一元。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勤饋。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之勤饋。未可與

以爲政中原缺望金事幾去世宗以仁易暴休息斯民故金祚百有餘年由太宗之政有以固人心爾章宗志存潤色誅求無藝至於衛紹紀綱大壞宣宗南渡棄本根連兵宋境內致困憊哀宗之世無足爲者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已雖然國君死於社稷哀宗無愧焉

紀石烈忠寧上京胡唐安人海陵時副自彰敎爲都討夷丹撒八兩人聞爲祿有異志陰結節度使獨吉義等圖爲祿而爲祿已立獨吉義即月歸附惟彥敬忠寧不受烏祿招殺其使者九人既被伐力屈乃俱降烏祿不之罪

僕散忠義上京盧古河人嘗爲博州防禦使在郡罷田獵燕遊以職業爲務境內翕然稱治其總戎平韓鷹與定和議功典紀石烈忠寧等召拜左丞相

周氏曰治鑑目錄司馬溫公晚筆也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顛末舉要補遺胡文定續書也其事雖備不足

師杜杲復陳出兵之害。喬行簡亦上疏自古兵出境未可輕而南方先聲驚擾矣范葵故荊湖制帥趙方字彥直之子碧於兵銳意攻取募山東忠義皆響應伸之未回。初遣鄒伸之報謀事見于紹定五年。而宋師出矣伸之等幾被鷹留於燕詭辭得與楫俱來楫曰何爲而敗盟也自是淮漢之間無寧日矣不數日汴即趨洛。元兵成洛者無幾姑避去宋師入洛。振廸徐敏子等將之不數日糧絕聞元生兵且大至潰而歸。生兵新請之兵。

翁萬戶遣諸王核都元太祖長子。纘弘簡錄樹以爲會同之孚。作萬戶宮室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年元太宗八年。春元城和林城周圍五里許。核都父曰求赤即太祖時率皇子征西蕃有功。太子闊由姪蒙哥征西域太子闊端太宗第二子。定宗崇。侵蜀漢太子曲出一作瀾出太宗

第三子。及胡士虎侵宋唐古征高麗。○丙申端平三年。元太宗八年。元印造交鈔行之。亦楚材之請也。交鈔楮幣也。周漢曰貿劉唐曰錢弘宋曰交貿金元曰交鈔皆一也。六月。耶律楚材請於燕京立編修所於平陽立經籍所編集經史召儒生深陟充長官以王萬慶趙著副之秋十月。入成都取秦隴等四十餘州。四十。元史作二十。○時和議既不復諸蜀遂破陷荊襄淮甸無歲不受攻哨。七一肖切。與敲同。吹笳以示警也。今吐谷渾之處名曰哨亦此意也。○元以耶律楚材言始定天下賦稅。上田每畝稅三升。畝當今十三步五尺三寸二分二厘。外當四合六勺三撮。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一畝五升。南稅三十分之一。五戶出絲一斤。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賜鹽每銀一兩四十斤。水爲定額。額數也。朝臣皆謂太輕耶

以示後來鑒戒然則成先生未成之志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朱子綱目之作其有益於國家不少誠為入君當講也理宗能詔經延退講綱目是蓋能知先務而不惑他岐者矣

紀石烈良弼回怕川人自幼能習希尹文字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天德中歷刑尚書海陵將其不阿諂累遷高書左丞烏陵即位遷至左丞相五氏曰儒者之學復盛于宋昉于周惇頤成於程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道學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獨學行於北程學盛于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云

石珚字士美定州人博涉經史工文詞天眷二年進士第一歷吏部郎中侍郎尚書典選且十年凡求瘠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廋指而次第之號為詳明拜參知政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

律楚材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已為重矣言今所定猶似重矣○

丁酉嘉熙元年元太宗九年

詔經筵進講朱熹通鑑綱目○八

月元試諸路儒士命以稅課使劉中楊奐隨事郡考試儒士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士被俘為奴匿弗遣者死

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本貫鄉籍也

得四千三

十人此亦耶律楚材之請也

元兵畧地至黃州宋孟珙敗之○戊戌

嘉熙二年元太宗十年

先是杜杲字子昉却元人安豐之兵事系嘉熙

元年十月復破蔡宰八十萬兵於廬州察罕唐元察烏氏嘗行其旁心惡擲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出歸自脫靴藉草而寢號鳴其事帝曰是他人所惡在爾則當為吉神

後解儀眞之圍以功權刑部尚書復進敷文閣學士○呂文德總兩淮

出戰軍馬進進曲招撫使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魁梧壯大貌

微時鬻薪城中帥趙葵道傍見遺屨長尺有咫舊刊誤倒帥趙

宋孟珙復取襄陽○元領中書行省元史百官志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因事設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領其事

楊惟中弘州人年二十奉太宗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國威布政條俾皆藉民戶屬吏乃歸惟中在憲宗世祖為太弟鎮金蓮川立幕府同於汴梁秦惟中等為使俾巡行河南道總管福貪鄙殘酷虐害遺民二十餘年惟中至以軍法從事福不得止盛從衛以見惟中握大槊擊仆之數日福死河南大治遷川陝宣撫使有郭千户者殺人之夫而取其妻惟中肅然建大極書院于

燕京書院學之所延趙復為師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時太子曲出侵宋俘德安之民姚樞

詔即軍中求儒士復在俘民中樞與語大奇之復以親族俱殘不欲北行因與

孟浩、字浩然、濮州人、遼末舉進士、入金歷事令、剩為節
梁灝、字孟容、奉聖州人、天眷二年、第進士、歷事烏祿、至吏刑二部尚書、使宋、定受書儀、遷樞玉參知政事、移剌子敬、字同文、博通古今、仕海陵、至翰林侍側、
賈少沖、字著甚、通州人、家貧勤學、道中撿遺金、訪其主歸之、金徵民兵、伐宋、少沖甫冠、代其叔行、雖行伍間、未嘗釋卷、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大定第進士、為薛王府掾、烏祿將敗、金遣川其地極遐荒涼甚、襄上書諫、烏祿為罷行、襄由是以直道聞累遷保大軍節度使、
張大節、字信之、五臺人、第進士、歷東京市令、大節廉勤好學、能勉勵後進、烏祿稱其剛直忠實、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
楊伯仁、字安道、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領脩起居注、卒、伯仁善鑒文章、贍孟宗獻發解程文、曰、此人當成大名、後果如其言、
丘氏曰、世史蒙古

失、復、擄遽馳尋呼之、見復將投水、擄挽回、挾之北歸、復乃錄其所記程、朱之書、以教學者、乃北士能通周程張朱之學、自仕學者稱之、江漢先生、後竟不仕、

時濂溪周子之學未至於河朔、惟中用師子蜀湖京漢得名士數十人、始知其道之粹、乃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京、及師還、遂建太極書院及周子祠、太極圖、周子所造也、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二程、顥頤、張張載、楊楊時、游游酢、楊楊時、朱朱熹、

程氏家在伊洛之間、故稱伊洛、

由是河朔始知道學、○庚子（嘉熙四年、元太宗十一年、春、

元太子貴由克西域未下諸部、○元敕州郡、失盜一不獲、坐官物償之、國初多盜、下令凡失盜十處、去處、踪跡也、令本路民戶代償、民苦之多亡命、至是罷徵、又官民貸回鶻金銀、償之者、歲加倍、謂之羊羔利、利、息也、羊羔之蕃息、往往破家、至以妻子為質、終不能償、耶律楚材請悉以官物代還、凡七萬六千錠、以金銀五兩為一錠、

淳祐四年、先是鄭清之罷相、喬行簡、字寿朋、李宗勉等繼為

號、為仍令凡假貸歲久、惟子本相侔而止、子、利息也、本、元金也、著為令、遂為○辛丑淳祐元年、元太宗十三年、宋詔追封周惇頤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伊陽伯、朱熹徽國公、並從祀孔子廟庭、朱熹實慶中封信國公、紹定中改徽、此誤、黜王安石從祀、詔罷王爵、

宗太宗有寬弘之量、仁恕之心、有舊刊作自誤、量時度物、舉無過事、華夏殷富、庶民樂業、行旅不齎糧、時稱治平、元自太宗迨後、皇后乃馬貞氏臨朝稱制、凡五年、不立君、事詳于下、○甲辰

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蒙古法未正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於華人甚大蓋非木華黎董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為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深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宦之人皆以救民為心如楚材又何貴焉

宋氏曰元承大亂之後天綱人理幾乎泯絶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出入用事之臣又皆諸番降附語言不通趨向不同楚材以一書生孤立其間欲行其所學可謂難矣然見於設施者猶十不二三向使無楚材人類不知其何如耳

內族襄璟立自右丞相拜左丞相兼被知遇故為將能立功在政府二十年明故事簡靡斷罔尤寬大用人各得所長

丘氏曰元自太宗死國無君者五年當是時中國之人住蒙古者感受制於一胡婦人非獨

政無所決斷上思中書之言嵩之往日雖欲議和輒為衆論所沮嵩之丁父憂忠嘉作遠誤聞訃數日乃行詔起復為相言者目為權姦力攻之徐元杰黃溍仁舊刊似作倨誤鄭清之謝方叔字德舊潛字毅董槐字廣程植字

○元中書令耶律楚材字晉卿

元鳳字中甫丁大全字子

等相繼為相無歲以防秋為常事

非外臣所敢知自有太宗遺詔在守而行之社稷之幸也

后嘗以御寶空紙郁而未書事付宰臣奧都剌合蠻奧音

令自書填行之楚材奏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欲奏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復有旨凡奧都剌

合蠻所奏准令史不為之書着斷其手楚材曰是國之事先帝慈委老臣令史何與焉后以其先朝勳舊曲加敬憚焉楚材天資英邁臺出人表夏正虛也遠也雖業牘滿前酬荅不失其宜正色立朝不為數屈欲以身徇天下以從事天下安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楚材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平居不妄言笑及接士人溫柔之容溢于外莫不感其德焉

耶律楚材於太宗朝位之初為定儀制位謂親王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悵下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楚材條便宜十八事一言郡宜置長史牧民萬户統軍使使勸均力役以遏驕橫凡政令便於民者甚衆太祖悉從之惟罷獻一事不允曰彼自願饋獻者宜聽之楚材曰蠹害

追諡閒平皇帝。○元自乃馬眞氏臨朝以來。法制不一。內即位一二字在憲宗下誤。○辛亥（淳祐）十一年。元憲宗名蒙哥。

外離心。定宗既殂。皇后海迷失抱子失烈門。垂簾聽政。諸王大臣不服。共議立太弟蒙哥。後二年。即位。是爲憲宗。（舊刊作烈門。今改之。）久而不決。至是。元良哈丹（速不台子。）以太祖諸孫。惟憲宗謙慎宜立。遂大會于闊帖兀阿蘭之地。而即位焉。失烈門不服。憲宗因察諸王有異同者。並鞫廢之。（遷合丹于別一夬八里地。茂里于於一葉兒一的一石一河一海都子一海一押一立一地一別兒哥于二曲一兒只一地一蒙哥都及太一宗三皇一后乞里吉忽帖尼于一斡一端所居之一西。）取主謀者。（葉孫脫妄只解暢吉忽里合荅曲薛阿里出等。）誅夷之由。是始定。○癸丑（淳祐）十三年。葬起輦谷。（序義夫。）大敗元人于興元。○元憲宗

第四八遷亞脩起居注承安二年。爲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明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

忘其身之爲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爲夷。子曷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守貞太定中。歷上京留守。罔事除名。爲掾。愛其剛直。起歷西京留守。遼卽位。自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以旱災。求解職。歷西京留守。遷臣劾其不法。不報。仍平章政事。封蕭國公。

徒單克寧。兼州人。有勇略。善騎。通女眞契丹。守事海陵至烏懶路兵馬都總管。

夾谷衡。大定中。創女眞進士舉。衡中

之一端。必由於此。太一宗曰。凡卿所奏。無不能從。朕一一事一耶。汴一梁一將一下。大一將言。金一人扰掠久。師多死傷。城一下。請屠之。楚材又曰。奇一巧之一工。厚藏之一民。皆萃於此。若盡殺將無所呼。太一宗曰。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一宗猶豫未決。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與金帛。太一宗悅。遂詔罪止一完顏氏。餘勿問。時太一宗識裂地賜親一王功一臣

命太弟忽烈總治蒙古漢地民戶事開府于金蓮川先是姚樞宋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自少力學。及得程朱之書。益知自勵。世祖為藩主。召置之王府。數陳時務。必以帝王之道為言。世祖征大理。樞從行。因中途夜奏。樞據鞍呼曰。汝非言曹彬不殺一人。吾能為之。樞馬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至大理城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民賴以安。樞之力也。隱居魏門。以道自任。太弟召之。樞至見太弟聰明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將大有為。乃奏其平日所學。為書數千言。上之。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大經。稟為八目。曰。脩身。力學。聽諫。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八目皆出論孟學庸。次及時政之弊為條。三十余末兼該。該載也。備也。細大不遺。太弟大奇其才。動必見詢。詢咨謀也。

元以史天澤字潤甫。真定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勇力善射。兄天倪為真定帥。而天澤為真定人大定末由武軍節度使轉河南經略使。壬子淳祐十二年。元憲宗即位。海迷失列門夫人稱制。憲宗不悅。壁退。太弟曰。秀才渾身是膽邪。

裴滿亨字仲通。臨廣府人。大定末由奉職第進士歷安武軍節度使轉河東南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有器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第進士。歷事瑞璋。論事切時弊。至太常卿。拜武安軍節度使。

張萬公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第進士。重瑞立。歷拜平章事。封潞國公。

李愈字景韓。平平人。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歷事瑞璋。或謂瓘之變由諸侯權重。天澤遂奉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第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與伯顏總大軍侵宋。天澤至郢。以疾還襄陽。以十二年二月卒。年七十四。

謚忠武。後贈太師。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事自任。年至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資治通鑑。立論出人意表。拜將之日。門庭肅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願相公無權。

趙璧字寶臣。召見。陛杠杷梯楯皆顯爵。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餘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方郭子儀曹彬云。子曰。恪慎仁人。世祖為太弟。聞其賢。召見。雲中懷仁人。世祖為太弟。聞其賢。召見。呼秀才而不名。寵遇無比。憲宗曾問。

東南路按察使隨處有政績可紀、
閻公貞字正之宛平人大定七年孝
進士歷承安至大理鄉、
楊伯元字長卿、尉氏人大定三年孝
進士歷官安武軍節度使、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事練累
遷御史中丞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貪猥擅恣、璟頗知其跋扈、
以東宮舊人不深罪、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金主璟
游春水聞滋諭聲、
幸其爾舍見壁間題詠賞其志趣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賜田千畝復之終身、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好學喜名節大定等進士歷事
璟為監察御史、
張暐字明仲営州人舉進士歷仕大定明昌至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
凡吉凶大典及制度及暐折衷兼安中為御史大夫武安軍節度使、
劉從益字雲卿燁源人登天安元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忻當路得罪去、

母以獻讓事覺並賜死諡失烈門及其黨於沒脫赤之地。
○六月。元憲宗以中州漢地封同姓。太孝於汴京關中旬
擇其一。太弟上便一業。姊福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水淺瀉
鹵生之。瀉鹵。音昔魯。鹹也。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太
孝遂請關中由是太孝有關中河南之地。○癸丑寶祐元
年。元憲宗四川制置使余玠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乃今順元州之
誣奏之。廣元府。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
其小字曰。余再來也。晦恥怒。
年。元憲宗三年。四川制置使余玠卒。民悲之如父母。以余晦為四川宣
諭使。○元太孝忽必烈平大理國。執其王段興智以歸。○甲寅寶祐
二年。元憲宗四年。時余晦宣撫四川。以私恨誣奏利路。乃今順元州之
廣元府。安撫王惟忠潛通北境。惟忠聞余晦鎮蜀。心輕之。呼
其小字曰。余再來也。晦恥怒。
諏奏之。大方承順。余晦意。銀鍊以成其獄。惟忠將
斬於市。色不變。謂大方曰。吾死訴於天。既斬。血逆流而上。

未幾大方入朝。恍惚與惟忠還。遂卒。先是朝廷用彭大雅
理蜀甚有威名。重築重慶城。重慶府屬川南。即古巴州。
曠之地。分治險要。治。治也。如合州治釣魚山之類。合州屬河南。在
蜀二十年。民藉以安。至余晦貪繆罔功。敗失要地。失城之類。失棄金
以和州守劉雄飛為四川制置。○胡詢字叔獻。每見淫祠即
毀之。不載祀典曰淫祀。人謂之胡打鬼。經畧廣東。廣有僧寺。佛像
中有巨蛇。時出噓人。祭祀。僧托之題疏。得數千緡。詢至毀
佛擊蛇。其怪遂息。○丙辰寶祐四年。元憲宗六年。高麗王細嗟
耐雲南。曾長孿合羅斛及素丹諸國朝于元。丹舊刊作州誤。○元
憲宗欲建城市為都會之所。太孝忽必烈言劉秉忠字仲晦少
從釋氏家於邢州世祖為王時。從寺主海雲入覲。應對稱旨。遂留侍左右。秉忠書無不讀。尤深於易及邵氏經世書天

久之起為葉令脩學勵俗減荒田之賦以惠民有古良吏風

虔懷英字世傑滿城人第進士歷翰林學士改泰寧軍節度使召為學士承旨致仕

貫鉉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問學大定第進士歷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泰和二年自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孫鐸字振之恩州人與貫鉉同第進士承安泰和中為戶部尚書後遷參知政事

完顏綱字正甫泰

文地理律曆。以至兵伎。多通之。嘗上書數千言。皆閔國要務。世祖即位。多施行之。凡征伐以從行。秉忠在世祖左右。不改舊服。翰林承旨王鶚奏言。秉忠參帷幄。密謀社稷。而秉忠猶仍楚服。宜正其衣冠。

大計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楚服。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世祖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仍詔以學士竇默女妻之。精於天文地理之術。乃命相宅。相宅尚書序面。秉忠以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為吉。乃命秉忠營之。名曰開平府。三年而畢功。（丁巳 賛祐五年。元憲宗七年。）元出師南征。舊刊脱此四字今補之。

元良哈兀伐安南屠其城。（安南王陳）旭烈兀

直銀三萬餘錠。憲宗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用。却之。（十月 日照寧于海島。）戊午（賛祐六年。元憲宗八年。）二月。安南王傳國于長子光昺。遣使以方物獻于元。（中統上）○元討回回哈里發平之。旭烈兀將之。九月。憲宗親帥大軍入蜀。攻苦竹隘。（宋）守將揚立張

和六年。興兵伐宋。綱自宣徽出為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事。永濬立進尚書左丞。賈益謙字彥沃州人大定十年詞賦進士泰和中為吏部尚書。衛紹王立。特參知政事。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末第進士。歷行尚左右司郎中。歷事珣為戶部侍郎。蒙古遏中都珣遣汴宣從供饋無缺。途上書言。強本足用。防亂當事推恩五事。略施行。

實死之。是時。元人勢欲順流東下。一軍自大理國斡服南來。歷邕桂之境。以至潭州。一軍渡江圍鄂州。○己未。憲宗元年。（元憲宗九年。）元憲宗圍合州。遣使殺使者。固守拒之。○七月。元憲宗殂於釣魚山。（憲宗在合州城下。）凡在九年。壽五十二。後追謚曰桓肅皇帝。廟號憲宗。剛明雄毅。沈斷寡言。不樂宴飲。不好後庸。罷后妃亦不過制。太宗末年。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憲宗。凡詔旨必親起草。（草草稿也。）更易數四。（更改也。）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即志氣驕逸。災禍未有不隨至者。汝輩其戒之。時太弟進攻鄂州。（宋）守將張勝堅守不下。（舊刊脱勝字今補之。）遂死之。（舊刊脱之字今補之。）元（舊刊脱此出軍襲苫徹拔都兒追使諭降。勝斬使者。）苫徹拔都兒不克而死。○十月。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平生孝友喜名

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

脫此二字今據宋史補之且諡次敘故正之

完顏伯喜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中第進士歷監察御史興定二年自吏部尚書至御史中丞

瞿式曰非相之說雖倡於荀子而視聽之訓實傳於孟氏孰謂相之無驗乎盧杞藍面而以姦傾害大全面藍而以姦傾宋此誠一驗也

周氏曰理宗之任似道雖南高宗之待秦檜其罪固不待呂尚不是過也獨臣庚狄而帝不知欲怨四海而帝不悟窮榮利於一己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足敢心何足惜哉

丁氏曰賈賊之欺已誤國莫甚於匿情秦檜其罪固不可勝誅矣獨怪理宗之所以為理者以其崇重理學而清心遠色誠道學之先務顧乃溺愛賈妃寵任此賊壞其奸術之中惡乎其為理也是故續綱目以帝與賊交譏之書曰賈似道秦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曰秦而賊欺誤之罪白曰召而帝昏闇之罪彰

為左相即軍中拜賈似道為右相趙葵樞密兼樞使杜庶

兩淮制置貴總領舟師呂文德等兼風戰勝

文德涪州小字康

似道自漢陽至鄂督師而

等守鄂似道駐漢陽為鄂援

大弟忽必烈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

懼密遣宋京詣元營請稱臣納幣太弟未許會合州守王

堅遣人

阮思聰

走鄂以憂

元營大弟亦聞阿里不哥欲襲其虛不

皇不哥欲襲尊號

事詳于下

郝經

字仲常其先潞州人

書于宋帝及其大臣且請入見皆不報驛使棘垣鑰戶從人怒而鬬死者數人居七年徙經別館與從者六人又居九年伯顏南侵宋懼以禮送經歸似道之謀泄亦竄死經歸世祖錫宴大庭自副使劉仁傑以下賞賚有差秋七月辛卒年五十三為人尚氣節為學思致用及被留撰續漢書易春秋外傳文集數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倔拘宋十六年從者亦皆通於文書佐荀宗道後官至翰子祭酒經子來麟官至廉訪使

曰若彼果稱

遺詔使正位冕旒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

社稷為念班師議和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大都即燕都也

遣二軍逆大行靈舉之意舉舉車也

收皇帝璽遣使召旭

烈阿里不哥諸王共拖雷子旭烈

安輒命王嫡子真金作長非

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太寶

嫡讀刊

有歸

木實專位也易字面

而社稷安矣太弟然之乃許似道和且約

歲幣之數銀絹各二十萬

遂核寨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

張氏曰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然而似道之為人譬之人家之愚奴蠢婢焉主人不用則亦已矣安有用之而不聽主人之衆乎今也主人不悟其愚蠢還以千金託之欲其不致寇奮萬無是理也理宗之於似道何以異於是哉

張氏曰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為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容閻竪是其言而賞之也觀其於蒙古之兵如虎一聞其里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適資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教其殺兵或殘其俘掠為已功以聞於朝而其猶臣納幣之耻則匿而不聞為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教俘我軍士是何說譎而慙輾無信邪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來人之國愈不可為也故曰

湖南元良哈乃之兵。○庚申景定元年。元世祖中統元年。元世祖名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憲宗既殂。阿藍荅兒渾都海等謀立世祖弟阿里不哥。憲宗后聞之遣使覲奚千馳至鄂。世在鄂請速還。春三月。至開平。諸王大臣同勸進。三讓乃即位。○元元良哈乃會濶闊于鄂州。帥師北還。宋賈似道命解江面肅清。面諸史作漢。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下詔褒美。賞賚甚厚。○元阿里不哥僭號于和林城曲。舊刊作浮橋。與元張傑閻旺作浮橋。元良哈乃北還。似道使夏貴以舟師攻中統交鈔。造。舊刊作進。誤。○五月。十九日元建元中統。造。斷中浮擱。殺。殿。百一七十一八。遂匿其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上表言鄂圍始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九等。○元世祖自將討阿里不哥。即阿里不哥軍。于姑臧斬阿藍荅兒及渾都海。○元廉希憲大敗曲軍。與通。賈似道既還朝使其客廖瑩中撰福華編稱頌鄂功。朝廷不知其求和也。元世祖既立。廉希憲請遣使以息兵講和。命軍北歸。俾思威並著。世祖善之。而未得其人。王文統序道。以素忌郝經才德。乃遣經行。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而行。或謂經曰。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搆難。江淮遺黎。弱者被俘。累。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聖上一視同仁。一視彼我同仁惠。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淵。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

不能為國傑敵而為國招敵者貫賊也、

承暉字維明、登刑部尚書、改知大興府事、永濟即位、自尚書右丞、拜平章事、兼都元帥、和速喜安禮守敵、大名人顯悟博學、大史夢進士為泰安州刺史、貫祐元年、蒙古略山東、安禮城陷、被執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

劉德基大興人、夏人攻城、德基坐廳中、積薪其傍、謂衆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不屈、夏人止之、

丁氏曰、宋史論云、向士璧扼於從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吾不識士璧何人、乃係宋存亡耶、能取怨於從道而致其殺、能取重於枋得而敷其救、是謂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史氏亦有見矣、

張氏曰、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

為有用矣、遂行。王文統陰諷李璮侵宋、以沮撓之、欲假手以啓經略。經略使賈似道懼、蔡謀呈露。匿請和而為功。是姦謀也。遂以李璮為辭、拘留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驛吏防守嚴於獄犴。犴與豻同。獄也。介佐或不能堪。介佐副使。經語之曰、將命至此、將命。行使命也。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豈能不忠不義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公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換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感其言、皆自振勵。帝聞有北使、詔守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狥、倘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賈似道忌害閫臣。閫、外制御之臣。兵退行打筅、費用法欲以此汚之。向士璧趙葵史岩之社稷等、皆坐侵盜掩匿、罷官徵償、而士璧所償尤多、竟安置死。淮安路淳祐二年。

元、世祖中統二年。濫州、屬川南。守劉整叛降于元、先是止遷尊之議者、吳潛。初、董宋臣請遷都、何予業與吳潛朱貔孫言其不可、不果。盡守城之力者向士璧。整斷橋之功者曹世雄。劉整。計攻斷元入所作新生磯浮橋。既而似道妬功、妬蕾刊作蚯誤。譖士璧、士璧坐貶死。整已懼禍、而蜀帥鄭興祖、便蒙鄭俞誤。以宿憾遣使至濫、打筅軍前、錢糧適北軍壘境、遂叛去。整籍濫州十七郡戶三十萬降于元。○元命軍中所俘儒士悉賤、

所自來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撤藩離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可得乎

李庭字君美河津人穎悟彊記大定末第進士歷事環永濟珣至參知政事徙單鑑上京路人大定九年試女真進士及第為中都路教授璟即位由翰林待制累遷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把胡魯為人忠實憂國奉公及亡朝廷公卿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第進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王賓字德卿嵎州人貞祐進士歷官尚書省令史坐事罷歸御黒楊春以州降蒙古賓與前譙縣尉王進及麵鄭享呂鈞謀其州事事聞授進節度使賓同知鄭亨副使呂鈞判官斜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第守縉卽位累官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

周氏曰自置攄湯

為民。○七月。元初立諸路提舉學校官。○元封皇子眞金為燕王。不哥北遁。○元封皇子眞金為燕王。○壬戌〔景定〕三年。元世祖中統三年。呂領中書省事。續弘簡錄系三年十二月。○元江淮大都督李璮謀叛。以京東濟海文德復瀘州。○元統坐與璮邊謀伏誅。○元史天澤來歸。詔封璮為鄆郡王復其父全官爵。初李全降元。統其衆鎮京東鄆璮獻京東郡縣。請賜父一過。○元宰臣王文統坐與璮邊謀伏誅。○元史天澤圍李璮于濟南。璮復降于元。元人誅之。宋遣青陽留夢炎援璮夢炎不敢進

立諸路轉運使。以奪權稅。○以姚樞為中書左丞。樞曰陛下於基業為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裕心。修邊備以防虞。蓄粮餉以待歉。歉謂凶年。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世祖納之。元史系本年正月。舊刊在為上都之下。今刪一定。加正月二字。○二月。元以王德素為使。〔為國信使。〕劉人岑為副致書來詰其私贈留郝經之故。○三月。元初建太廟五月。初立樞密院以太子燕王眞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以開平府為上都。○呂文德復瀘州〔既出三年。重復。可削。〕文德號黒水圍。文德色黒故有此稱。劉整獻言於元曰。南人惟恃黒水圍然可以利誘。乃遣使獻玉帶於文德求置榷場。交易之所於襄城外。襄陽城外。文德許之使曰。南人無信。願築土城以護貨物。文德不許使者復至。文德請於朝許之。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

於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榷場，文德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

門山（在襄陽城東南。）外通互市（往來交易。）內築堡（保障小城。）文德承宰臣之知，制置（文德時為荊湖制置使。）為吏所匿，元人又於知被欺而申（上申元年也。）白鷹城築第二堡，文煥再申，方達，文德大驚，曰：誤朝廷者我也！即請自赴援，會病卒。（文德卒在咸淳元年，此終言也。）○甲子（景定五年。元世祖至元元年。）七月，彗星長十數丈。（彗，妖星也，謂其形如掃彗。）芒角燭天。自四更從東見，日高方滅。月餘乃不見。楊棟曰：指言災兆之旗，類彗而長，征伐四方，因此遭論去國。○八月，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承安五年，詞賦進士，為人輕財尚義，受完顏承暉之託，為金主所知，累遷御史中丞，張行信大定末，為進士，事衛紹王，為左諫議大夫，劾已黜胡沙虎凶悖跋扈，不宜復用，不報，珣即位，行信請立太子，繫天下望，胡沙虎為高琪所殺，行信上書言正刑賞，又劾將帥庸撓，不諳師律者二人，又請正都監訛可，當遇敵奔潰之罰，皆嘉納，晉鼎，字和之，大定末，第進士，歷官有執憲才，至宰初蒙古迫中都，鼎以戶部尚書，辦軍饟，拜參知政事，史臣曰：理宗享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若崔與之，吳潛，皆弗究於用，而史彌遠于大全，賈似道，窮奢威權，相為終始，治效之不及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釋不問。其謀臣不急花伏誅。○元立諸路行中書省。○冬十月，上崩。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八。寶慶，紹定，則彌遠十年之政。端平，初元。（初，初年也。）善類滿朝，有眞德秀（字景元。后更字景希。）魏了翁（字華文。）等，為執政侍從，人以比慶曆（仁宗年號。）元祐。（哲宗年號。）自淳嘉禧以後，至于淳祐，則有嵩之數年之政。嵩之既去，自淳祐至暨祐正人，指邪為邪，邪人指正為邪，互為消長，而狼狽莫如開慶丁大全之政。景定改元，大全與吳潛雖人品不同，各以竄死，似道獨相，遂執國政。末年寢有君臣相猜之跡。未及更變而崩。壽六十一。上臨御以來，終始崇奬周濂溪（先生顥，先生頤。）程氏（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張氏（橫渠先生載。）及朱（晦菴先生熹。）張（南軒先生栻。）呂氏（東萊先生祖謙。）諸儒義理之學，故廟號理宗，太子立，是為

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釁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姦臣、以致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國是靡定、自帝繼統首黜妄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不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學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朝廷號曰理、其殆庶乎、

呂氏曰、似道不學無術、處非其據、之有容之量、滋忘疾之私、好諛惡道、進佞退賢、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殺功臣以失士大夫之心、行公田以欽江浙之怨、主推排以騷動東南之民、數士籍以箝制東南之士、既敗將則將心離、吝軍券則軍心叛、日積月累、無一非失人心事、卒至滅國、履畝、擢髮不足數其罪也

度宗皇帝

度宗皇帝初名孟啓、音啓。福王與芮理宗弟。之子。理宗之猶子也。檀弓兄弟之子、猶子。理宗子多而不肖、鞠孟啓於宮中、改名孜、又改名禥、音基。立爲皇子、封忠王、已而建儲、改名㬎、音旋。歲甲子即位。時則蒙古部國號大元、紀元至元之初也。賈似道專政。進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立相以自副。○臨安府士人葉李蕭規等。皆大學生。上書詆似道專權虐民、誤國、似道怒、以他事罪竄遠州。○詔馬廷鸞留夢炎、兼侍讀李伯玉陳宗禮范東叟兼侍讀何基金華人。號北山。謚文定。徐幾字子與、號進齋。建陽人。兼崇政殿說書。○元以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年六十一六。登金經義進士。歸元。大得旨。罷爲翰林學士承旨。○乙丑咸淳元年。元以呂文煥守襄陽。元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年方十一三。位在百僚上。阿里不哥之黨千餘人。欲置之法。安童侍側曰。人各爲其主。陛下甫定大難。而以私憾殺之。何以懷服未降。世祖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爲右相。是年冬召許衡至。令入省與語良久。世祖嘗諭衡曰。安童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領解。臣不敢不盡心也。爲右丞相。伯顏蒙古八鄰部人。初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還入奏事。世祖奇之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謀事出、廸乃女弟婁之。拜左丞。改右丞。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追封淮王。謚忠武。爲左丞相。以劉秉忠爲太保。參

咸淳

中書省事。○丙寅二年。元、世祖至元三年。呂文煥守襄陽元人自閉互市以來。築城置堡。江心起萬人臺撒星橋。撒音薩。以遏南兵之援。時出師哨掠襄樊城外。兵威漸振。○似道建第西湖葛嶺、自娛。西湖、在杭州西。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堂治。輒叱之。有詔切責。似道乃起視事。

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楊雲翼字子羔、樂平人、明昌五年進士第一、詞亦中乙科、事永濟及璹壁禮部史部尚書、改御史中丞、趙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第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誥、秉文自幼至老不一日廢書、所著文章有滏水資暇録、易中庸論孟書各有注解、康錫字伯禄、趙州人、至寧第進士、為人重厚忠實、與雷淵冀禹錫齊名、賽不狀貌甚偉、有大畧、起親衛軍、自

薦辟 辟一除、薦舉一用之、及劉一除名一藉、舉削 舉一除、名一籍、非關白不敢行。一時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以求美職、圖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趙滂董爭獻寶玉。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詵責無誓、莫敢言者。○元立制國用使司、以阿合馬為使。張惠副之、封世子南木合 世一宗、第一五一子。為北平王、賜目木國王書。元一史、世一祖至一元三一年。八一月。命兵一部侍一郎黑的、給虎一符、充國一信一使、持書使日一本。書曰。大一蒙一古國皇一帝奉書日本國一王云云。又曰。冀自今以往、通聘問、結好、以相親睦、聖人以四一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圖之。初給官吏俸及職田。丁卯 咸淳三年。元世一祖至元四年。元以史天澤為左丞相、忽都荅兒耶律鑄 鑄材楚子。降為平章政事、自二左丞一拜降一于平一章政一事。憲降左丞。○元封太子忽哥赤為雲南王。舊一刊誤系于二一年一非。○戊

瑭主珣、歷官都總管招討觀察等使、屢與宋襄戰有功、遷至樞密副使、赤盞尉忻字大用、上京人、明昌第進士、歷參知政事、正大初、拜尚書右丞、守緒欲脩宮室、尉忻極諫、守緒悚然從之、

丁氏曰、夢鼎先知贛州、既辭大全之推挽、茲為丞相復辭、以道之薦擢是有保身之智也、厥後益王即位于閩、

辰 咸淳 四年。元一世一祖至元五一年。襄陽受圍文煥告急、遣高達范文虎赴援。道不通。元一兵一遮一絶其一援一路。二將亦不用命。○三學士大書乞調諸道兵併力救襄、不報。三一學一文一武一宗一學。按文一獻通考。寧一宗、嘉一定六一年。韶諸一王宮一學改作一宗一學。○弓量推排田畝。三一尺曰弓。弓量、謂小一度也。○葉夢鼎辭位不允。徑去。夢一鼎一抵於一道不得行其志。上一跳、乞致一仕。不允、單一車宵遁。○江萬里 字子遠。馬廷鸞 字翔仲。為相。○元立御史臺及諸道提刑按察司、官一掌一察一非一常一訪民瘼。行新製蒙古字、更號僧八合思馬為帝師、築僊鹿門山。○蒙古字學 ○康午 咸淳 六年。元一世一祖至元七一年。江將一取一襄陽之一策。立諸路蒙古字學。萬里請援兵救襄議不合罷去。○上一日問似道曰。襄陽受圍三年。奈何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得何人之言上曰。適有奄嬪言之詰問誣以佗事賜死、自是無敢以邊事言者。

召為少師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是又有徇國之心也宋史惜其遭逢之不幸蓋樂予之矣

許氏曰史稱萬里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是善狀萬里矣而反言萬里佞容默故為參幕最久則不知萬里也夫言之與默猶氷之與炭有氷則無炭有炭則無氷也若佞仰容默而又遇事敢言則倏為氷忽為炭矣有是理歟史泥萬里之跡而不知其心故既以峭直敢言以狀其實而又妄意其在位之久之由而又謂之佞仰容默也豈知其辭之悖哉讀史者不究其極而以其言為信其亦同歸於悖矣

史臣曰懷書講論而有靡孟子之猶貴臣校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堂居止善研究經史抑強扶弱而京兆父安振舉紀綱而中外祗肅討叛逆而身當罪費進誅渾海而止赦于近郊遣入入蜀而開隴屬平定償錢之本息而鋤艾貪吏引其君於堯舜而關除方士行省江陵而

○似道權傾人主謀者動以周公輔成王擬之親主外戚官官近習皆箝制不敢恣當世望士亦引用登朝為儀羽而腹心不在焉言引用有名望之士以為外面儀飾而腹心則別自有其人也在外監司提刑安撫轉運提舉常平監司郡守亦參用廉介非其人而得進者各有打算費用之類吝鄙齪也謂應賞其功而慳吝不賞誅貨謂誅求財貨以結女謁而得之也

蹊徑最以吝賞誅貨其所需米砂雄黃空青等之類以之作大丹希憲奏曰。

失將帥心劉整降北獻策取東南謂緩取則經營自蜀而下急則由襄淮直進時諸將北降知國虛實者相繼似道方以粉飾太平為事言天下大亂而文飾以為太平如女子本無顏色而強以脂粉飾也之也

畧不為意○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罷世祖嘗令受帝師戒

希憲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世祖曰。汝孔子亦有戒耶。汝下加所學二字者續弘簡錄無汝字

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是也有方士請

錬大丹敕中書給其所需

前世人主。指秦始皇帝漢武帝多為方士誑惑竟得壽不假靈于大丹也世祖善之以許衡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專權無上蠹國害民嘗欲以其子

民財三者而已父位尚書省典民典財而子又典兵太重權太也世祖曰卿慮阿合馬及邪衡對曰此及道也古者姦邪未有不由此者世祖以衡語語阿合馬阿合馬由是怨衡○辛未（咸淳）七年。元世祖至元八年。

元劉秉忠許衡進所定朝儀立司農司以張文謙為之

為司農卿教水軍七萬造戰艦五千築環城以逼襄陽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十月

建國號大元詔曰。誕膺景命誕語助景命大命也奄四海以宅萬邦奄覆

綏近來遠接洽遐陽而正名扶弱清貪蒙世祖之恥燕樂增儉壬之愧費寅之譏諸不行阿蘭之煨煉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祀伯顏謂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誠名言也

王賜字子明高平人少負氣自憙常慕張詠之為人第進士拜戶部郎中

烏古論德升猛安人第進士歷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于政忤皆出領節鎮

也。宅尊居天子之一位也。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猶太古也。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蕩大也。唐蕩同音。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樂娛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致禹興而湯造。以興同。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制稱。為秦為漢者。蓋從初起之地名。秦起秦中。漢起漢中。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楊堅始封隋。李淵始封唐。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王公之名。則夏殷以上也。得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天之符命而起朔土之地。以神武而膺帝圖。帝王籙圖。四振大聲。大恢土宇。四方曰宇。興圖之廣。地象車輿載物。故曰輿地。圖郡國圖。歷古所無。頃者眷宿詣闕。奏章伸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

歷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

丁氏曰。乾元即天也。北周宇文贇自稱天元皇帝。不亦狂悖矣乎。曰天則其名太誇。曰元則其義頗隱。蒙古擇斯二者之間。故不曰天而曰元。要亦贇之遺意耳。嗚呼本欲希天。以自尊而顧乃希贇以自醜。夷人之不學無術蓋如此。

周氏曰。是時從道專權。數傾朝野。

心乎何有。何憚之一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易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茲大冶流形於庶品。大冶謂造化。作冶非。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為萬邦元首。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非為之溢美乎。休惟永。書曰。厥基永孚于彼。尚不負於投艱。書曰。予造天之役。遺大投艱于朕一身。嘉與敷天共隆大號。敷普上也。咨爾有衆。體予至懷。從太保劉秉忠之議也。○壬申　咸淳　八年。元世祖至元九年。

葉夢鼎再相。以與儀道意不合去。

○襄陽陷。先是理宗初年。襄陽以制臣失撫御。制臣如制置使史嵩之趙范之類。致王旻作亂而陷。謝方叔作相。喻李曾伯遣將取之。北方亦不苦爭。及劉整策行。重兵圍襄陽。重兵也。大

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尸祿拘乎前書固辭右丞相帝乃不許蓋是上疏致仕不報即行則其憤疾急迫之心已非一日矣臧默充位豈人臣之事君也哉據事直書其義自見

馮益延字子悅吉鄉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

烏古孫仲端字子正登策論進士第歷官權參知政事坐忤旨貶守緒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留守汴京

蒲察琦字仁卿陽信人以邢部掾襲謀克性好讀書知古今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選

丁氏曰樊城之陷張順張貴妃弈箭張漢英范天順牛富死于後皆是矣然救兵之責任輕守土之責任重民兵部轄受國之恩淺守將都統受國之恩深是故君子之褒死節也於順貴二人則以為異於漢英三人則以為常

焕守城六年。幷儆備至。而似道不肯調援。南宋紀。時襄陽久困。孤城援絕。南望慟哭。而後下。步急于朝。似道不下督列閫赴援。

雖粮食未之衣。將新。無所措辦。措置辦具。

至撤廬舍。撤毀也。

為薪。縋關楷為衣。縋綴也。關楷關會之紙也。如今之釘。楷木名。皮可為紙。

援兵不至。遂以城降。為元人用。樊城既陷。阿朮益攻襄。文煥力不能支。會元降詔諭文煥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宜力盡援絕。其如數萬生靈何。文煥乃降。

○賈似道累董出督。似道累上章疏請出督師。

而陰諷朝廷留之。卒不行。

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

○直學士院文天祥字履善。

○元併尚書省。併省書省也。

致仕。初賈似道稱疾乞致仕。天祥以為要君。舊刊無天祥二字。今補之。

似道諷張立志劾罷之。天祥遂弓鉞若水例。乞致仕。時年三十七矣。萬姓統譜。若水字淡成。舜知樞密院事。真宗即位。以親老求退。罷為集賢殿學士。按天祥致仕。宋史新編本傳。明穆三十七則戊曰系六年者誤矣。

○癸酉（咸淳）**九年。**元世祖至元十年。

平地生白毛。如銀錢。菜臨安尤多。

○元侵樊城。守將張漢英及都統制范天順牛富死之。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城之不拔。蜀之力居多。城破富赴火死。

○元國子祭酒許衡乞罷。許之。衡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整。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孟之間化之。旁舍有僧德公者。年百餘歲。嘗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徒為不孝之人。孟子不孝有三。

地下。但願小僧輩還俗。以壽汝祖宗之無後為大。羞見祖宗于地下。

嗣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

○甲戌（咸淳）**十年。**元世祖十一年

賈似道丁母憂。隨起復。

○陳宜中字子權。**貪書樞密院。**音顯。

○七月上崩。在位十年。改元咸淳。壽三十五。似道立皇子㬎音顯。

呂氏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于似道、不巡邊境、不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二、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為安、既失之、國勢已去、宋祚隨之以亡、惜哉、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為輔關第一、有善政、民絲毫無所犯、泰人為立生祠、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登策論進士第、為翰林待制、正大三年、為臨洮總管、

年四歲、是為孝恭懿聖皇帝。

孝恭懿聖皇帝名燾。皇后全氏出也。太皇太后謝氏臨朝。

稱詔改元德祐。○封兄建國公昰（音是）為吉王、弟永國公昺、

丙為信王。○元太保劉秉忠卒。（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秉忠以天下為己任。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其薦人才各稱器使。（隨其能使之。故曰器。）城閉平城、燕都皆秉忠相其地至是。（是年秋八月。）無疾端坐（使。）而卒。（年五十九。）世祖聞驚悼、謂群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惟朕知之。（不伐其能。故他人不得而知也。）○元天澤中書左丞相伯顏帥諸軍南侵。陞辭。命中書平章事天澤、世祖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彬見宋太祖紀。）天澤有疾而還。尋卒。（年七十四。）先是世祖遣

丁氏曰、史天澤決議圖宋、故其相元則為功首、猶曹則為罪魁、但其遺諫世祖、行兵渡江、以殺掠為戒、則中夏生靈賴以保全、厥孚厥罪可贖矣、功業光明、子孫貴盛、其以此也哉、

禹天驤、字元吉、五臺人、第進士、性簡靜不妄交、雖道自將、不畏權倖、歷右司郎中、

張天綱、字正卿、益津人、至寧詞賦進士、直性正論、造次不少變、累擢權參知政事、

完顏仲德、懷路人、泰和第進士、歷事

毀驛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大限、命之極也。）死不足惜。第願天兵渡江、以殺掠為戒。言訖而卒。天澤忠亮有大節。出入將相近五十年。（出則為將、入則為相。）柱石四朝。（家無桂石不建。國亦然。故曰桂石。）師表百辟。（百官也。）可謂社稷之臣。其視富貴權勢、歛迹退避若將浼之者。故能善始令終。為開國元臣。○元伯顏（丞相）大會兵于襄樊。九月。以降人劉整領騎兵出淮泗。呂文煥領舟師出襄陽。爭先向導。水陸並進。攻沙市新城。（沙市鎮、在江陵城外。）都統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呂文煥進薄新城。使人招挾降。）居誼不肯。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獲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城中有叛者。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賞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趣兵殺之。所部三千人。猶力戰一晝夜。死者十里。都統邊居誼帥所部三千人力戰死之。呂文煥進薄新城。使人招挾降。

策應使夏貴力戰。元兵出其

守緒累以褊忮行院兼元帥府事所至增城浚濠列柵屯田流亡來歸遣不拾遣授鞏昌行省

石抹世勣字景明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中累官太常丞預講議所集時從河北軍戶於河南宰相議給田世勣上言不便侍御史劉元規亦以為言乃罷之歷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

丘氏曰劉整降元元用之為中書左丞矣曷不以元書嗚呼此所以絕後

不意兵敗沿西南岸縱火歸廬州宣撫朱禩孫提重兵禩與杞同不戰歸江陵鄂州降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踏平地汝輩不降何恃攜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降

○天目山崩臨安主山○詔天下勤王○乙亥德祐元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元伯顏留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守鄂而與阿朮率大軍渡江順流東下時沿江諸將多呂氏部曲陳奕父子及管景模等皆呂氏舊部曲望風降附○江州降運使錢真孫自縊呂師以江州降真孫死之○劉整自淮出淮無功憤死無為軍城下無為軍○似道都督軍馬遷延不出聞兵已下建康始率諸軍發行在迂道而行數日始達蕪湖縣屬太平將趨安慶府牽制下流之師安慶府屬淮西即舒州未至三日似道未至三日之前安慶帥范文虎乃呂氏之婿已降將士無復固志

并慷慨之無

丁氏曰予觀宋之陳寅趙昺發皆以伉儷同死國難其於君臣夫婦之義兼得矣然昺發遠其子別其兄崇以宗祀之託而寅之賓客子姓同死三十六人何寅之智箕不與發同耶吾想發也從容定計寅也倉卒被圍是各一道也何必同

張氏曰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小亨之蝕

訣妻曰卿能爲忠臣妾顧不能爲忠臣妻邪昺發喜具衣棺葬焉○建康冠與俱益明日伯顏入城見而憐之具衣棺葬焉（淮與其妻俱被執阿木使淮招李庭芝不從被殺）○京師戒嚴（防戒嚴肅）破趙淮死之（曾淵子潛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皆遁）○王爚陳宜中等劾似道不忠不孝之罪宜中本受賈恩至是（似道與虎臣父有仇）即廁上拉其胸殺之（拉落一合切推也）○張世傑范陽人以兵入衛元兵在境陳宜中等惟攻擊賈黨略無備禦之策司馬夢求（溫公五世之孫）監江陵沙市鎮力戰死徵諸帥入衛莫肯至（賀子感切）○六月庚申朔日蝕（日月虛曰晦實鶏栖于塒）塒（塒鷄宿所晝晦故誤爲日暮栖于塒）尺不離人物自

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爲唐藩蔽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諒哉向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蔽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

周氏曰是時臨安已至午明始復○留夢炎相○文天祥將民兵峒丁二萬餘人入衛（峒音侗溪峒）與夢炎意不相樂以尚書除江浙制置守吳門（吳門郡名即平江府以尚書之官而除爲江浙之制置掌守吳門）○州郡連降元兵距臨安百里獨松關告急（關破守將張濡遁關在吳江縣）時張世傑軍五萬諸路勤王兵四十餘萬天祥與世傑議兩軍（天祥世傑兩軍也）堅守閶門全城王師血戰萬一得捷猶可爲也世傑大喜議出師宜中以王師務持重降詔沮之（宜中白太后詔沮之）遣使乞和○詔天祥等罷兵○潭州陷時一軍自湖南圍潭州守臣李芾（守叔章號肯堂）戰守屢捷經八九月城將陷闔門死之（李芾守潭竭力備禦元軍兵日增芾不能支正月城破芾命積薪樓下携家人登樓大宴積金銀於兩畔酒半酣令劊子將金銀去令取力來芾令從頭殺人到尾殺我闔門皆死劊子名沈惠亦可謂烈劊其腹而死劊子遂四面放火自刎

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獨張世傑將兵入衛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矣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顧不善哉

又曰李芾死節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鬬門俱死不辱敵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獎勵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既而李芾南亾湖南不亾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

又曰此時天子蒙塵車駕北狩宋之臣子未有謀迎大駕還復舊都之心者獨庭芝興才涕泣擣衆奮志舉事雖夜擣元軍不克而返然其忠國之心亦誠矣

宋珪燕人為內侍殿頭頗知書琦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辭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邪珣杖之尋悔

王若虛字從之濠

世之偷生苟免者可不少知愧乎故特以全節予之

宋。尚公主者。例拜駙馬都尉。故稱天子之壻曰駙馬。皆在遣中過真州守苗再成奪

駕幾遂不克。帝至凡州。李庭芝姜才夜擣元軍圖奪帝。不克。再成亦不克。○五月。宋帝至上都。在燕京北八百里。即閃平府中統五年。加號曰上都。降封瀛國公帝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曰德祐。○益王廣王由海道至溫州。屬浙東。來會陳宜中張世傑海舟亦至福州。宣守君實。奉帝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皇帝。

劉義隆秀夫

謝太后手詔。時太后在杭州。以二王為天下都副元帥。廣王都元帥。益王副元帥。召諸路忠義五月朔陳宜中陸秀夫張世傑等。共立益王昰為帝。即位于福州。名昰。孝恭懿聖皇帝。兄也。即位改元景炎。時年九歲。

端宗皇帝

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太皇太后為壽和聖福至仁太皇太后。皇太后為仁安皇太后。尊度宗淑妃楊氏為

城人經義進士也歷翰林直學士天興二年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附和者請為立功德碑崔夾以尚書命命召若虛為碑文若虛自計必死姑先以理喻之乃謂夾曰功德當指何事夾怒曰活百万生靈非功德而何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非其職也夾輩不能奪

皇太后同聽政○封廣王昺爲衛王陳宜中左丞相張世傑少保○文天祥至除右丞相以與宜中世傑異意不肯拜○九月天祥開督南劍州募兵得數千遂復邵武軍冬十月天祥帥師次于汀州興化軍通判張日中建昌南城人。横渠先生十一三世孫。等來會時贛寇猖獗血江閩廣之路使戰血流溢。日中等聞天祥開督勤王遂各起兵來應天祥遣趙時賞張日中趙孟濚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遣吳浚將一軍取汀州劉洙蕭明掐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渢與元人戰于寧都敗績武岡教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亦死天祥為製服哭焉○十一月元阿剌罕扎剌兒氏。父也。柳于有戰功。死于陳阿剌罕。一万一户。及南一征功成。授江東定尉使。董文炳入建寧府遂侵福州宜中世傑奉帝及衛王楊太后等航海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由潮州至廣州趨富陽遷謝女峽○丁丑景炎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四年。阿剌罕入汀州文天祥奔漳州。汀守黄去疾有異志。天祥乃奔漳州去疾降。謀入贛道阻不通往來江廣間戰有勝負○吳浚降于元。浚與黄去疾降。因趨漳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誅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四月天祥復興國縣○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天祥自梅州出江西遂復會昌縣與趙時賞張日中之兵皆會之。趙上補一綱一鑑無一與字。○元中書政事廉希憲卒卒在至元十七年。本書誤。希憲在江陵遠近向化及有疾召還民皆垂涕擁送建祠繪像以祠之卒世祖歎曰無復有決大事如廉希憲者矣。伯顏亦曰廉公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世以爲名言。

○六月。天祥敗元人于雩都。遂次于興國縣。秋七月。使張日中趙時賞等。帥師復土贛諸縣。遂圍贛州。○張世傑回師由潮州圍泉州。不克。○帝丹遷于潮州之淺灣。○元李恒（字德卿。夏主之一裔。有兵一畧。南征奏功。後從脫歡征交趾及班師。蠻兵追襲。恒殿後。毒矢貫右膝。一一卒負而趨至恩州。毒發卒。）遣兵援贛。而自將襲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天祥急遣兵戰。鐘一步不利。乃引兵走。即鄒瀰于永豐。瀰兵先潰。恒窮追天祥至。方石嶺。恒及之。鞭信拒戰。箭被體而死。（信戰疲坐巨石。箭兩集。屹不動。恒就視之。箭被體而死。而不仆。）天祥至空阬。恒又及之。張日中奮力戰。元兵少却。恒麾鐵騎橫擊之。日中身被十餘創。猶手刃十餘騎而死。兵盡潰。天祥妻歐陽氏男佛生瑴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欲以脫天祥也。）衆以爲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挾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瀰兼騎逸去。遂奔循州。散兵頗集。乃屯于南嶺。幕僚客將皆被執。（幕僚。幕府僚屬。客將。以客禮遇之將。）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臨刑。劉洙頗自辯。（洙舊刊作沐。誤。）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言何必如此辯。）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而天祥妻子家屬送于燕。二子死于道。○廣州陷。（制置使張鎮孫以城降。）○十一月。元劉深以舟師襲淺灣。殘世傑戰不利。奉帝舟走秀山。陳宣中之占城求兵。遂不復還。（帝欲往占城。宣中請先往諭意。度事不成。遂不返。後死。遲羅國。）十二月。帝舟遷于井澳。（舊刊作再。誤。）颶風作。帝舟幾不救。（颶風壞舟。帝溺。遂得驚疾。）元劉深復以舟師來襲井澳。執俞如珪。帝舟遷于謝女峽。

○戊寅　景炎三年。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張世傑遣師討雷山。（張應科王用將

周氏曰。嗚呼。是時宋事已去。無可為者。猶越海濱。無時休息。帝居潮之淺灣。劉深殘之。奔於井澳矣。帝居秀山

并澳劉深又襲之。
奔于謝女峽矣自是而遷禰州自是而遷崖山宋之天祿永終於是決矣。
宰中身都將相鑾國洪恩事雖難為亦當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乃其分也今託諭占城去而不返安有背君苟免而可以為人臣也哉故直書逃以著其幸免之罪。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非其方馴致紛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已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心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觀而宋之遺臣區區奉二王為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張氏曰或曰秀夫當顛沛流離之中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何其迂耶曰不然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故聖人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忠臣愛君惟求一箇是而已且興廢何代無之秀夫豈

○三月文天祥會兵次于麗江浦。元以張弘範字仲疇易州定興人。少沈勇。南征功成而還。無何瘟疫作疾。具沐浴衣冠扶掖至中庭。再拜退。命酒樂。與親故別。端坐而卒。為都元帥。李恒副之。帥師入閩廣。○帝舟遷于碙州。碙音閘。島名。夏四月帝崩于碙州。陸秀夫立衛王為帝。是為帝昺。

帝昺端宗皇帝弟也名昺即位改元祥興。皇太后楊氏同聽政。先是群臣多欲散去。前帝崩故也。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左傳哀元年。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二夏衆。遂滅寒浞而中興。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帝。年八歲矣。遣有黃龍見海中。帝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龍拏空而上。既入宮雲陰不見。遂改祥興。而升碙州為翔龍縣。以陸秀夫為左丞相兼樞

密使。時播越海濱。播遷顛越。廢事踈暑。每時節朝會。時節朔望佳節之類。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言如立太平之朝。或在行中。行班行也。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慟者。及拜首相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六月帝舟遷于新會之厓山。南宋紀初世傑以碙州不可居。而厓山在海中。去潮廣各四百餘里。而山相對。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舟。世傑以為形勢之地。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焉。○有大星南流墜海中。小星千餘隨之聲如雷數刻乃止。○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効。敗于江西。坐貶之罪。乞入朝不許。而加少保封信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子遵生復亡家屬俱盡。○元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文天祥北

以是而遂失其道哉

張氏曰或曰宋之興也五星聚奎宋之亡也日星隕于海可見國之興亡匪由于人皆出於天也曰舍人而言天未可以論興亡之理合天人而言之則興亡之理庶乎可得矣觀彼汴宋方興其氣象規模煥然一新天不培之可乎南渡以後氣象規模蕭索殆盡天不覆之可乎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培之道也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覆之道也其興其亡雖係於天皆由乎人耳君子揆厥所原而論其君之賢不肖又皆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此論天人者可合而不可離也歟

黃氏曰李宋厓門之變信國文公天祥必相陸公秀夫太傅張公世傑後先伏節以死予嘗歎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蝗水砦孤軍倉皇駐蹕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颺迅遘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敵裂裳以戰茹乾而飲溷無可用之兵

潮陽鄒漢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益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道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力不支師其麾下走海豐張弘正弘範弟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漢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祥及執天祥至各爭眞僞遂亭子俊之拜天祥不盻弘範釋其縛以不可測也相卑相也不宜近之弘範曰彼忠義也保無他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處舟中以自從弘範處天祥于己之舟中以自從也○葬端宗于厓山○元阿里海牙自海南還師上都○己卯祥興二年元正月元張弘範兵至厓山張世傑力戰不勝世傑有甥韓在元師中弘範三使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歷數古忠臣以答之曆數言一一數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零丁洋詩上六句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落四周星山河破碎水漂絮身世浮沈風打萍皇恐灘邊說皇恐零丁洋裏歎零丁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留取與記取之取在留字汗青同意弘範笑而置之置之所與之詩也弘範其書一韜之也火炎簡今汗取言書一韜之也火炎簡今汗取其青易書故稱書一韜曰汗青弘範欲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宋師樵汲道絕兵士如乾糧十餘日而大渴乃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

亡君立君遺嫠弱息無可全之勢日變皇隕玄機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聞關南澨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厥幾一旅一成之舊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哉

即嘔泄。上入嘔。下入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元李恒自黃州以師會攻。弘範命恒守崖山北面。○二月戊寅朔。世傑將陳寶叛降于元。己卯。都統張達夜襲元師。敗還。元人進薄世傑之舟。甲申。弘範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崖山。艤謂整舟向岸。潮至必東遁。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早潮而戰。乘早潮而進一戰。時一退。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師樂作。宋師以為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師犯其前。南師繼之。宋師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舟檣旗皆仆。蓋表降意也。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維所以繫舟也。以十六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聯結。度不得出。乃先驅其妻子入海。即負帝同溺焉。綱一目。陸秀夫謂帝曰。國事至此。陸下當為天下之主。天下之寶。御寶也。亦隨入海。帝崩。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越七日。

史臣曰。宋以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池州通判趙昂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太守苗再成。常州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岩。安吉守趙良淳。無為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制史趙孟皷。州守姚訔。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察訪趙與罴。興化守陳璹。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發。汀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進士尹玉。太學士徐應獻等。皆其尤著者。其餘尚多有之。當姦臣似

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因得帝屍及詔書之寶。寶。御寶也。己而世傑後還。崖山收兵。遇楊太后。欲奉以求趙氏後。而復立之。楊太后始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顧關至此者。顧關。又作間關。言艱難也。正為趙氏一塊肉耳。斥帝昺也。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傑將趨安南。至童平山下。遇颶風大作。舟人欲藏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焚香仰天呼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已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

道柄國時最忌文李二公擯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著者二公也張栻有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臣信哉

丘氏曰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沿李綱殺曲端及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强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主是蓋無可存

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若天不欲我復存趙祀則大風震吾舟舟遂覆。世傑濁焉。宋亡。○厓山既破。元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言死尚不足償其罪。況敢所生處也。痛恨不食。蓋以首丘之意。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天祥至燕不屈繫獄。勵操愈堅。○宋之故臣亦有由嶺海走安南者。安南自其國王李乾德卒於紹興。高宗年號子陽煥立。陽煥卒於淳熙。孝宗年號子龍翰立。朝幕刊作翰誤。龍翰卒於子天祚立。天祚卒於嘉定。寧宗年號子昊旵立。昊丑感切。世奉宋正朔。當龍翰時。有闍人陳京。入其國得政。爲國壻。京子承再世執其國柄。及昊旵時承奪其國傳子威晃。理宗受其貢而封之。威晃傳子日照。宋亡。乃改名曰煊。奉貢于元。○初邵雍康節先生。與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五代晉出帝為契丹所執。靖康驗矣。靖康徽宗被執之年。至德祐益驗。德祐少帝所執之年。陳摶希夷先生。亦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宋果至閩廣而盡。初太祖都汴。高宗遷于杭州。端宗即位于閩。端宗帝昺奔于廣州。自太祖建隆至欽宗靖康一百六十七年。此間九世。自高宗建炎至祥興又一百五十三年。亦九世。

右宋自太祖建隆元年庚申。至帝昺祥興己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

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歟。

明治十七年五月九日　版權免許
同　十九年十月四日　刻成出版

定價金一圓五拾錢

增註人　愛媛縣士族
藤澤南岳
大阪府下東區淡路町壹丁目
第拾六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岡嶋眞七
府下東區本町四丁目
第五拾九番地

增註十八史略定本卷之七

大阪　岡島藏版

各府縣大賣捌書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同 稲田佐兵衛
同 山中市兵衛
同 須原鐵二
同 吉川半七
同 福田仙藏
同 小林喜右衛門
同 牧野善兵衛
同 石川治兵衛
同 博聞社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同 大谷仁兵衛
同 杉本甚助
同 大黒屋太良右エ門
同 川勝德次郎
同 田中治兵衛
同 福井源次郎
同 竹岡文助
同 佐々木惣四郎
同 内山龜太郎

加州金澤 益知館
同 近田太三郎
同 小松 宇都宮源平
越前福井 溝江八男太
同 岡崎左喜助
江州彦根 廣田七次郎
同 田中伍平
同 八幡 大内幣六
同 長濱 中村藤平
同 大津 澤宗次郎
同 小川儀平
同 古川伊助

信州長野 西澤喜太郎
尾州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同 川瀬代助
同 小澤吉三郎
同 稲置 市橋平左衛門
駿州静岡 廣瀬市藏
參州豊橋 高須廣治
濃州大垣 岡安慶助
岐阜 三浦源助
勢州四日市 伊藤善太郎
津 川嶋九右衛門
山田 加藤長平

泉州堺　鈴木久三郎
同　岸和田　本田庄次郎
紀州和歌山　平井文助
同　野田大次郎
同　瀬戸吉右衛門支店
攝津神戸　船井政太郎
播州姫路　山野長平
同　本荘輔二
但馬豊岡　由利安藏
備前岡山　森禎助
備後尾ノ道　三木半兵衛
同　廣島　松村善助

防州山口　宮川臣吉
同　柳井津　留嶋藤十郎
長州萩　松原喜兵衛
同　宮川支店
同　豊浦　村谷傳三郎
筑前福岡　山崎登
同　林斧助
肥前佐賀　西村萬次郎
同　長崎　安中半三郎
肥後熊本　長崎治郎
薩州鹿兒島　吉田幸兵衛

大阪　松村九兵衛
同　中川勘助
同　此村庄助
同　岡田淺兵衛
同　前川善兵衛
同　三木佐助
同　柳原喜兵衛
同　森本太助
同　淺井吉兵衛
同　赤志忠七
同　鹿田靜助
同　花井卯助

大阪　小谷卯兵衛
同　吉岡平助
同　梅原龜七
同　湯川孫兵衛
同　青木恒三郎
同　眞部武助
同　田中太右衛門
同　森本專助
同　松田正助
同　平野藤七
同　中村正兵衛
同　岡嶋支店